



愧郊錄卷第八

十則

宋 相臺岳 珂肅之誤

年號閣名

自唐德宗以正觀開元之盛慨想前列改元正元庶幾

二祖 本朝因之如近世 隆興之用 建隆 紹興

淳熙之用淳化 熙甯 紹熙之用 紹興 淳熙

慶元之用 慶歷 元祐 開禧之用 開寶 天

禧皆是也珂按呂陶淨德集記聞曰 元祐之政謂

元豐之法不便即復 嘉祐之法以救之然不可盡變

大率新舊二法竝用貴其便于民也議者乃云對鉤行
法朝士善謔乃云豈獨法令爲然至於年號亦對鉤矣
然談謔之談亦有味謂人君法祖存古之意最爲盛德
陶言近肆不可以訓又按光宗升祔循故事將建閣
以藏宸章侍從集議欲以大謨名當國者以爲不
馴又欲名天疇疑近天章且天章不入銜矣乃用寶
謨珂謂寶文乃仁祖閣名顯謨又神宗閣名
如陶之言亦對鉤也方顯謨建閣時國論尙紹述
哲宗慕不承之烈以見善繼若寶謨則直以出之書

首于三謨而言之歷代寶之以爲大訓本專指墳典此
蓋惟取而藏之義云

陞建府鎮

景德三年詔以宋州爲應天府大中祥符元年又
建南京尊建國也按宋爲藝祖擁旄之地肇基王
迹遂奄九月昭揭密建以示華夏理則宜之然自後
列聖潛藩漸以爲故事藝祖歷睦州刺史太宗歷睦
州防禦英宗歷岳州團練齊州防禦宣和元年升睦
州爲建德軍岳州爲岳陽軍三年改睦州爲嚴州遂安

軍 治平二年升齊州爲興德軍 政和六年又升濟南府此刺史團練防禦州升鎮若府之始也 藝祖神宗歷忠武節度 神宗歷安州觀察 元豐三年升許州爲潁昌府 宣和元年升安州爲德安府此列鎮升府之始也 太宗歷封晉王 仁宗歷封慶國公壽春郡王英宋歷封鉅鹿郡公 政和六年升晉州爲平陽府壽州爲壽春府七年升慶州爲慶陽軍 宣和元年又升慶陽府且升邢州爲信德府此郡國已帶節鎮升府之始也 珂嘗恭攷 國史或陞或否類出於有司

一時之請迄今尙有不盡舉行者先後重輕疑有隆殺殆不可以弭後世目睫之議也 僅備論之 藝祖歷睦州刺史永州防禦定國義成忠武歸德四節度 太宗王晉國歷睦州防禦泰甯一節度 眞宗王韓襄壽歷尹江陵荆南淮南二節度 仁宗公度國王壽春郡昇國歷尹江甯忠正建康二節度 英宗公鉅鹿郡歷岳州團練泰州齊州二防禦 神宗公光國王淮陽郡潁國歷安州觀察忠武一節度 哲宗公均國王延安郡歷天平彰武二節度 徽宗公甯國王遂甯郡端國歷

鎮甯平江鎮江昭德彰信五節度 欽宗公韓國王京兆郡定國歷山南東道興德武昌三節度 高宗公蜀國王廣平郡康國歷牧桂州鄭州亳州平陽信德冀州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奉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十節度 孝宗公建國王普安郡建國歷和州貴州二防禦保慶常德甯國鎮南四節度 光宗王恭國榮州刺史鎮洮一節度 今上公英國王平陽郡嘉國歷明州觀察安慶武甯二節度 珂嘗合而詳考蓋 王之國十有二晉韓襄壽昇穎端定康建恭嘉而十一備府鎮之

名建雄之爲平陽山南東道之爲襄陽忠正之爲壽春建康之爲建康順昌之爲順昌肇慶之爲肇慶定武之爲中山永慶之爲德慶建甯之爲建甯重慶之爲重慶嘉慶之爲嘉定是也獨韓不得與 王之郡八壽春淮陽延安遂甯京兆廣平普安平陽而七備府鎮之名壽春平陽之外鎮安之爲淮甯彰武之爲延安武信之爲遂甯永興之爲京兆普安之爲隆慶是也獨洛不得與公之國八郡一慶光均甯韓蜀建英鉅鹿而兼府鎮者四慶陽建甯之外崇慶之爲崇慶安國之爲信德列

鎮而不爲府者三光之爲光山均之爲武當甯之爲興甯散府而不爲鎮者一英之爲英德是也 節度觀察府三十有八定國義成忠武歸德泰甯荆南淮南忠正建康天平彰武鎮甯平江鎮江昭德彰信山南東道興德武昌定武鎮海遂安慶源靜江泰甯集慶建雄安國安武保慶常德甯國鎮南洮安慶武甯安州明州而升爲府者二十有六潁昌應天壽春建康延安襄陽濟南中山平陽信德之外泰甯之爲襲慶荆南之爲江陵天平之爲東平鎮甯之爲開德平江之爲平江鎮江之爲

鎮江昭德之爲隆德彰信之爲興仁慶源之爲慶源靜江之爲靜江常德之爲常德甯國之爲甯國鎮南之爲隆興安慶之爲安慶安遠之爲德安奉國之爲慶元不升府者十有二同滑楊鄂嚴鄭亳冀拱熙徐是也

防團刺史之州八睦永岳泰齊和貴榮兼府鎮者惟濟南列鎮而不爲府者惟睦與岳不陞府鎮者五永泰和貴榮是也 尹牧例隨所領節鎮不復復出其閒郡國之封則晉襄壽昇定五國已先啓鎮特以升府示褒京兆平陽二郡已兼府鎮不復增益節度之號則江陵建

康慶源平陽信德五鎮先已建府又非以 潛藩而升者雖 中興以後職方未盡復閒有隔 王化者其如嚴先均英楊鄂永岳泰和貴榮則猶不得如故嘗嚴蓋三聖流光之地又爲特盛惜乎有司之不建明也泰雖爲 英宗龍躍之祥當時辭不拜恐不得與云

昇定建府

故事 潛邸賜軍額建府蓋以昭 受命之符 珂嘗攷之亦有爲 元嗣之重而升者 天禧二年二月丁卯 仁宗封昇王四月升爲江甯府 賜額建康軍 大

觀二年正月庚申 欽宗封定王 政和二年四月升爲中山府如 天禧之詔有曰 朕祇畏昊穹保甯基緒荷洪禧之總集佑丕業之縣昌利建懿藩實惟元嗣表茲南紀允謂名區式示壯猷特崇巨屏 綸言如此則 錫羨之意蓋有在矣 天禧二年八月甲辰 仁宗遂建儲 政和五年二月乙巳 欽宗亦正東宮蓋 聖意欲以爲 豫建之端倪也

鎮國封號

唐太宗爲尙書令終唐世無居其官者 藝祖以殿前

都點檢受命一再除之外亦復虛員蓋所以示尊
尊之誼也郡國之爲潛藩者著令不許封而丁侍中謂
封晉富文忠弼宗室仲馨廣平王槿封韓廣漢王椿王
黼白時中秦檜張俊封慶今司封之贈典尙多用之不
復以爲怪唐親王節度大使本朝無之列聖皆歷
旄鉞固不容盡避至于檢校官使相環衛觀察防禦團
練刺史又皆見行官制有未易易者特鎮名郡號似不
可同自韓忠獻琦節度淮南當時偶不之講自是習爲
固常若祖宗朝節度使例率赴鎮猶有其地不得辭

其名以後皆領遙郡節制藩閫固多有之要少異歷
試之稱斯可已淳熙間王冀公准封韓洪文敏邁當
制制詞有有此冀方莫如韓樂之語刪定官馮震武
舉真欽舊封請貼麻遂改胙于魯而文敏著容齋
隨筆猶以弼爲言而謂震武不知故事之已有封者
竊謂尤而效之理固不可震武何訾焉

詞科宗室二制

紹興壬戌南宮試宏博科制題出皇叔慶遠軍承宣
使授昭化軍節度使封安定郡王同知大宗正事是歲

學海類編 卷八
洪文敏邁沈大戎介洪文惠适中選 紹熙庚戌制題
又出皇叔太尉定江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授武昌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是歲陳紫微晦中
選珂嘗考典故 祖宗袒免親以上備環衛冠屬籍謂
之南班 中興百年 藝祖下惟秀邸 太宗下惟濮
邸得與蓋自 厚 阜二陵以來其屬尚親故也 神
宗嘗念開創之烈以 藝祖燕秦二王後族系既疏恩
數久殺於是 詔推一人裂地土之 從祀郊廟韓忠
獻琦當軸以爲疑天下心不可遂用近屬封郡王之制

以應 詔書是爲安定 南渡後率取諸燕王宮一族
老不問何官卽爲廉車膺茅土然則燕邸諸孫豈復有
未襲王爵而先爲承流稱 皇叔者哉又 祖宗朝太
尉爲三公官班維師下而位保傅下親王不欲兼 帝
師故檢校官多至太尉者 政和二年九月癸未 詔
改官制以尉府爲武選一品之名居節鉞之首序執政
之次班列旣降又以掌武之嫌罕復以授宗英 炎興
以還蓋絕無焉故每自檢校官卽拜視儀甯以三少序
進爲小迂以代此一階今制猶如此則太尉爲宗室

制題尤非也武昌爲 欽宗潛藩近制醴泉多以授前
宰臣而宗盟率領萬壽又皆有可疑者焉

中司論事

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載 紹聖三年正月己酉御史
中丞黃履言知麟州燕復以納粟復官年逾七十耳目
昏暗郡務廢弛乞下本路體究果如所聞卽乞罷免
詔河東經略司體量以聞 珂竊謂以中司論一郡守年
既不可掩病復不能支以貲得仕既至于乘障亦可謂
僥逾矣而反覆鄭重如此有以見 祖宗忠厚之風至

此猶未泯慄慄焉惟懼風聞之失實履雖非清議所與
而能推此心其亦可嘉也歟

給舍論駁

唐李藩在瑣闥以筆塗詔謂之塗歸 國朝嚴重此制
銀臺既設封駁三字亦許繳奏 元豐改官名門下省
則有給事中中書省則有中書舍人然 中興以後三
省合爲一均爲後省封還或同銜則曰未敢書讀書行
否則析之其辭止此而已 珂按典故 元祐四年五月
乙酉權給事中梁燾繳蒲宗孟知虢州及胡宗回范鏐

孫升杜天經等放罪罰金旨揮其駁文皆曰所有錄黃
謹具封還伏乞聖慈特付中書省別賜取旨施行語
意乃與今異以時考之蓋官制既行分省治事謹審覆
揆議之訓故其制如此耳然元祐之初司馬文正光
已嘗乞合三省則是道揆雖一職守仍分至如合二府
於一堂列兩省於同局則固不必爲是區別斯亦南
渡簡易之制也

帶節降麻

慶元己未夏知慶元府鄭興裔告老

詔轉一官致仕

久之始降麻授武泰軍節度使近例上章挂冠多已與
遺奏同上聞故因是得節者不復告廷止從中書
給告興裔實引年歸故居京魏公鎰當國以爲當有
以別于奏訃者遂宣鎖如故事鄭氏以爲寵珂按

祖宗故事將相文武之臣以旄鉞得謝例換環衛班高
若特恩則文換東宮官謂之納節不降麻李繼勳張
耆楊崇勳李端愿之類是也後來寢許帶節致仕降麻
以旄元老如富弼文彥博之類是也紹興十六年春
正月戊子觀文殿學士葉夢得拜崇慶軍節度使致仕

夢得方無恙而不復降麻殊非舊典興裔之得復舊制
寵矣然今之非引年者元不以爲追襲之典其制詞
中仍有養壽臧介祉福之語則是尙以爲存乃頓有內
外制之異又不知其如何也

納節舊典

帶節致仕而降麻制近歲鄭興裔得之已具前說珂嘗
再考中興會要則久矣不宣鎖矣因取紹興三年正
月二十五日翰林學士綦崇禮之奏而備錄焉崇禮
之言曰近者楊惟忠邢煥皆以節度使致仕卽不曾鎖

院降麻緣節度使除拜移改加恩之類竝須宣制豈有
見帶節鉞致仕而獨不然此一時之闕典也臣嘗記
祖宗時凡節將臣僚得謝不以文武竝納節別除一官
致仕如仁宗朝張耆授太子太師楊崇勳授太子少
保神宗朝李端愿授太子少保致仕皆武臣也惟

熙甯閒富弼以元勳舊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弼猶力
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
人豈可援以爲例耶近歲以來致仕不問何人不復納
節換官亦恐有違舊制乞令三省樞密院討論舊典施

行 從之既而三月二十一日樞密院奏檢討典故慶
歷三年五月特令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楊崇勳爲左衛上將軍致仕初崇勳判成德軍而部
民行賂其子崇勳求免所犯罪事故特令致仕 熙甯
元年二月二十八日以醴泉觀使定國軍節度使李端
愿爲太子少保致仕端愿以目疾請休退故事多除上
將軍致仕 上命討閱唐制優加是命三年 上御
集英殿策進七午漏 上移御需雲使坐 延輔臣賜
茶曾公亮陟降 殿陛足跌仆於地 上遽命左右掖

起之明日以病告久之進司空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兼
侍中集禧觀使五日一朝會討夏人起公亮知永興軍
召還復爲集禧觀使納節老以太傅兼侍中致仕

詔今後節鉞致仕令三省樞密院遵依 祖宗典故自
是之後至九年四月十三日呂忠穆頤浩復以少傅鎮
南之節得謝蓋所以寵明受之勳遂至十六年正月而
夢得建旄矣納節既不舉行故雖無功者亦得扳援爲
比迄于今不復可追正也崇勳明年十二月實嘗改宮
保崇禮所奏互是但公亮爲退傅元不帶節鉞此爲失

之

彭輅告詞

近歲引年挂冠者不常有或以疾旬致仕則必轉官從
欲中書給綸告 王言優撫皆如生存時蓋猶望其有
瘳也暨遺奏徹 宸展則又降 旨贈官乃始寓追賚
泉窆之意惟 嘉定壬申七月前主管殿前司公事果
州團練使主管武夷山冲佑觀彭輅授均州觀察使致
仕制詞有曰臥壺頭之疾方自解于中權掛神武之冠
忍遽聞于遺表可無寵數憫我盡臣又曰顧瞻壁壘方

覺精明小逸宮祠如何不淑又曰士志死綏未得捐軀
塗肝腦之地 朕方推轂乃成移疾寘股肱之悲英爽
不亡識予愴悼蓋似以致仕合于遺表以轉官合于贈
典前雖無此比然於今世致仕者用之則是得其實也

愧郊錄卷第八

愧郊錄卷第九十則

禮殿坐像

宋相臺岳珂肅之撰

蘇文忠軾集私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籩豆之長短
簠簋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
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
伏匍匐而就也珂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
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措設與前不殊私竊疑之
慶元己未朱文公熹始作白鹿禮殿塑像說其文曰

古人之坐者曲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
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
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乎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
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
儀禮曰坐取爵曰坐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
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
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甯坐不
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受
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跪則與坐又自有小異

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爲跪
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爲坐也又詩云不遑啓
居而傳以啓爲跪爾雅以安爲安而疏以爲安定之坐
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爲跪則居之爲坐可見以安爲安
定之坐則跪之爲危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
爲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爲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
祝九拜處解奇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
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
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

學海類編 卷九
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
予既略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
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
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于蘇子俯伏匍匐之
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
今以為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
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据信不知
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帥幕
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土

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憶其或為加趺也去年又
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并得 先聖先師三像木刻
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
以坐者果為跪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
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
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
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
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
獻也言以重寶厚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

說者乃以爲坐禪之意誤也然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
而知珂按符子太公涓釣於隱溪跪而隱崖不餌而釣
仰詠俯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白其跗觸崖若
路此尤足以驗前說或謂 國朝景靈宮設塑之制亦
坐于倚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爲 原廟用時王之禮裊
席器皿皆與今同則爲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 朝
時以攝奉常丞奉祠 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
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
神之義也

作邑之制

今世選人改官必實歷知縣三年謂之親民雖已爲令
既班 見猶不免作邑或京秩再任後須入邑闕一次
惟大理評事出宰特許成資以二年罷非被 朝廷識
擢無不由此塗者然爲邑有催科撫字之責有版帳民
訟之冗閒有賦入實窄鑿空取辨郡邑不相通融鮮不
受督趣故士大夫每視爲難徒以不得已而爲之議者
率謂自 南渡後經總二使出括羨財盡民力無遺故
邑計類窘束士莫敢爲 珂嘗攷之 祖宗承平時見仕

者已不願宰邑其所由來久矣非特今日也元豐元年七月呂公著言臣伏見審官院流內銓以知縣令闕多凡選人被舉充職官及轉京官者例差知縣已被差不通舉辟不許避免臣竊以爲當國家有道之時付之以百里之地有民人社稷之重則士子所宜願爲今乃設一切之令疆所不欲與坐殿負犯者無異此殆郡縣法網太密而勸別之道不明吏有盡心奉法治行明白者未聞有所褒異一罹微文則不能自免于譴斥加以近歲朝廷以更改法度郡縣之吏或不能奉行

故於常法之外峻其黜典經赦去官多不原免積累歲月坐此殿累者益眾臣愚以爲長民之官朝廷所宜寬假非有贓私顯狀及罷輒尤不勝任者雖小法無輒替易仍詔諸路監司牧守其屬令長奉公愛民治效尤異者每歲列薦三二人閒或獎拔待以不次其次如職事修舉有舉主令轉京官者特與依諸州教授例就任改官許令再任如此則勤廉者得以自保勞能者有所激勸中才足以勉強異效不至滯留上深以爲然卽詔中書立法而法竟不就觀公著之論足究致

弊之原豈是時專坐新法之行爲令者固難之耶抑不
關乎此也今固習爲畏塗矣得無愛君憂國如公
著者出此言乎可爲三嘆

歲降度牒

道釋給牒之制必先以資佐大農而後得緇褐如其教
其佐邦用至矣開禧邊釁之啓帑用不繼給牒頗
多不惟下得輕視墮積弗售而不耕之夫驟增數十萬
最爲今日之深蠹珂嘗讀趙挺之崇甯邊略曰上
每諭蔡京令近邊多蓄軍糧又以累歲登稔欲乘時加

糴京但肆爲詐欺每奏某處已有若干萬數糴本其實
乃是度牒及東北鹽鈔等度牒每歲當出一萬而今自
正月至四月終已出二萬六千而邊人買者絕少珂按
崇甯開邊費用無藝而當時給僧牒尙歲有成數特
京不能守耳今稍倣此意以節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宣總公移

開禧丙寅珂任京口總庾被旨行兵閒時諸道建宣
臺王人既有應辦之責多隨行軍所在或以使華之任
重不肯詘而用平牒者幕府輒以不遜怒之或以宣威

體尊不願校而用申牘者他司亦以毀例責之迄不知
故事如何莫有成說珂按總領財賦置于紹興則

祖宗未嘗命是官因無可攷按者李心傳繫年要錄載

紹興十五年十有一月庚申右中奉大夫江南東路

轉運判官趙不弃行太府少卿充四川宣撫司總領官

始趙開常總領四川財賦於宣撫司用申狀至是不弃

言昨來張憲成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司別無統

攝止用公牒行移乞依憲成已得指揮許之於是

改命不弃總領四川宣撫司錢糧既而不弃將入境用

平牒宣撫司使鄭剛中見之愕而怒久之始悟其不隸

己繇此有隙此蓋中興以來近可遵行者憲成既嘗

得命尤爲有例據不弃因之然亦卒不免于隙宜乎

開禧二司之紛紜也

書記支使

銓曹見行之制凡天下節鎮觀察府書記支使共職均

爲郡職官所以設名者徒以爲有無出身之辨耳珂嘗

攷事之始乾德元年七月詔曰管記之任資序頗

優自前藩鎮薦人多自初官除授自今歷兩任以上有

文學者許節度使觀察畱後奏充則是元未嘗與支使
爲相代之稱而所謂有文學而後許辟蓋已漸有別矣
太平興國六年十月 詔諸道節度州依舊置觀察
支使一員資考俸料竝同掌書記自今吏部除擬以經
學及諸色入仕無出身人充凡書記支使不得竝置此
蓋今制之所繇始 詔語昭然邈而考之 會要 太
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十一日京兆府戶曹參軍顏明遠
徐州節度使推官劉昌言洛州鷄澤縣主簿張觀德州
將陵縣主簿樂史竝應進士舉殿試合格 帝惜科第

不與乃除明遠忠正軍昌言歸德軍觀忠武軍竝爲節
度掌書記則是前乎一年其制猶未定也後至 淳化
三年則距六年之 詔已十有一年其制疑久定矣而
是年四月五日滁州軍事判官鮑淵鄧州錄事參軍楊
令問滁州清流縣尉胡咸秩竝鑠廳應舉各賜及第以
淵爲忠正軍節度掌書記令問爲本州觀察支使咸秩
爲楚州山陽縣令則似二官尙不分左右與初 詔答
不相符味淵與令問科甲先後之序豈非猶於賜第之
時有所輕重耶蓋是時作福之柄例皆一時出於 君

學海類編
上不如今侍左銓著爲成式特有司奉行之故容有此
然初 詔之意迄于今不可變也

樞密稱呼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樞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
爲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
與宰相等自此接於 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
事僉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
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
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 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

家藏此帖 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
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
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
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
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
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
甚珂按此名自 南渡以前亦有之李文簡燾續通鑑
長編載 政和元年九月臺劾起居舍人章鯨謂其偕
起居郎王孝迪訪張商英有鹿死誰手之語詔下孝迪

其析孝迪奏臣契勘八月中諒常謂臣欲同去見宰執如何臣曰老兄請假往蘇州不欲獨見執政今日同往甚好遂同到知樞密院吳居厚客位內管勾賓客人云知院不見客臨上馬時拉臣同往見張商英臣曰正炒開著甚來由諒曰去來去來未知鹿死誰手臣見其語言狂悖乖繆不勝憤懣以此考之其出於典謁街卒之口舊矣非二三十年閒事也

國忌日斷刑

今世 國忌日百僚行香在京則雙忌賜假隻忌視事

坐曹如故外郡皆如平日答決無禁可按洪文敏邁容齋隨筆曰刑統載唐太和七年敕準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于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入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元微之詩云傳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則唐世

禁笞繫甚明 本朝 乾興元年七月壬辰始用知泗州楊居簡之請 詔國忌日聽決杖罪蓋祖唐太和之遺意不知何時遂併徒流不禁今遂沿襲不復可考矣
官品不分別

本朝雜壓之制雜流伎術等官皆入品下而寺監之吏凡未出官而先給告者亦通謂之入品但以所居官爲品之高下不復有分別 珂按高峻小史劉昶傳元魏高祖臨光極堂大選高祖曰當今之世仰祖質朴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各品無別此殊爲不可我今八族以上七人品第有九品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若有人可起家三公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爲一人渾我典制昶對曰陛下刊正九流爲不朽之法豈惟髣髴唐虞固以有光二代此雖爲門第而言然九品之官不混它品亦一時之制與今士夫卑隸闍豎伎術混爲一區爲不同也

金年號

范參預成大攬轡錄曰金本無年號自阿骨打始有天輔之稱今四十八年矣小本歷通具百二十歲相屬某

年生而四十八歲以前金無號乃撰造以足之重熙四年清甯咸雍太康太安各十年壽昌六年乾統十年大慶四年收國二年以接天輔珂按此年號皆遼故名女眞世奉遼正朔又滅遼而代之以其紀年爲歷固其所也豈范未之見耶

場屋編類之書

自國家取士場屋世以決科之學爲先故凡編類條目撮載綱要之書稍可以便檢閱者今充棟汗牛矣建陽書肆方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以冀速售而四方轉

致傳習率攜以入棘闈務以眩有司謂之懷挾視爲故常珂嘗攷承平時事蓋已嘗有禁 政和四年六月十九日權發遣提舉利州路學事黃潛善奏仰惟 陛下推崇先志凡非先聖賢之書若 元祐學術政事害於教者悉毋習士宜彊學待問以承休德而比年以來於時文中採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于剽竊謂之決科機要媮惰之士往往記誦以欺有司讀之則似是究之則不根於經術本源之學爲害不細臣愚欲望 聖斷特行禁毀庶使人知自勵以實學待選 詔立賞

錢壹百貫告捉仍拘版毀棄在京仰開封府限半月州縣限一月潛善素非公議所歸其說徒徇時好固不足道特先朝盛時多士輻集而此風已見於議者之口馴至今日固無怪也今此等書徧天下百倍經史著錄蓋有不勝其禁且毀者要亦何能混才學之淺深潛善之請隘矣

愧郊錄卷第九

愧郊錄卷第十七則

人品明證

宋相臺岳珂肅之撰

官品名意之訛珂嘗書之然以九品爲人品之別而非官品則未有的據也及考之晉書衛瓘鄧攸二傳事特較明蓋當時去魏未遠名未大訛意猶可識耳故洵書之以終前論焉瓘之傳曰瓘以魏立九品是權時之制非經通之道宜復古鄉舉里選與太尉汝南王亮等上疏曰昔聖王崇賢舉善而教用使朝廷德讓野無邪行

學海類編
誠以閭伍之政足以相檢詢事考言必得其善人知名不可虛求故還修其身是以崇賢而俗益穆黜惡而行彌篤斯則鄉舉里選者先王之令典也自茲以降此法凌遲魏氏承顛覆之運起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時選用之本耳其始造也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中間漸染遂計資定品使天下觀望惟以居位爲貴人弃德而忽道業爭多少于錐刀之末傷損風俗其弊不細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爲宜皆蕩除末法一

擬古制以土斷定自公卿以下皆以所居爲正無復懸客遠屬異土者如此則同鄉鄰伍皆爲邑里郡縣之宰卽以居長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鄉論然則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與政俱清化與法並濟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卽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今除九品則宜準古制使朝臣各相舉任于出才之路旣博且可以勵進賢之公心覈在位之明闇誠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考其言始也清議不拘爵位褒貶足爲勸勵中間計資定品惟以居官爲貴則品之爲制乃

逆設以待某品之人其斷可知也然猶未有見于遷陟表表可驗者還考攸之傳曰攸舉灼然二品爲吳王文學歷太子洗馬次歷東海王參軍爲世子文學吏部郎東中郎將長史河東太守珂按杜佑通典及沈約宋書具列品制惟世子文學無之如王國文學六品也洗馬下國參軍皆七品也吏部郎六品也中郎長史七品也太守五品也皆不合二品之目宋書志所載九品明指言晉江右所定攸先爲六品一轉之爲洗馬反在第七則攸雖舉二品其遷陟則隨時繫乎上命尤顯顯者矣

所謂二品者蓋言其人才灼然合在此品定于郡中正之口以俟上之採擇而已又南史陳暄傳曰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復調陳去魏逾遠矣官品久訛矣而暄傳若此是其制猶未泯豈不益大可信歟

改易職事官名稱

近制職事官或犯所授者家諱每得改它官皆一時制宜參用舊官制閒有特免入銜者珂嘗考會要頗似不然熙甯十年十月十三日新知荆南府提舉本路兵馬巡檢公事吳中復言銜內舉字犯先諱乞改提轄中書

奏請批依神宗忽降奎札曰朝廷官稱避守臣私諱于義未安宜不行其後宣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臣寮言近者馬向爲開封府工曹掾自陳父名開乞避而本府乃奏乞銜內不書府名有違熙甯親札指揮詔別與差遣卽二事而觀之則典故初未之許也及博考國史吳廷祚爲樞密使慕容延釗爲殿前都點檢當拜同平章事竝以父諱改同一品國初雖存此官制僅止一再見幾于特創徐處仁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以祖諱改除端明它如此比者不一蓋開國勲臣上所優禮不容以

常法論而避高就下不易官稱令甲所許又與前制不同云

李文簡奏藁

避諱贈官之制改易官稱之令珂屢書之及得李文簡燾巽巖集其載當時乞用元豐以前官制加贈奏藁于故事特詳備用剟錄以參所聞燾之奏云臣聞事君猶事父也心有所懷而不敢盡言則爲隱蓋臣子之大戒莫重于隱言之可聽與否實惟君父所擇雖不應言而言固獲罪矣不猶愈于匿情以犯大戒乎臣用是輒冒

學海類編 卷之四
昧一言恭惟祖宗因前代之制而增修之凡大禮既成
官自升朝以上皆得追榮其父母此國家之彌文至恩
也臣父某故贈左朝奉大夫緣臣誤通朝籍再贈官至
左朝議大夫今次大禮又當贈中奉大夫寒儒門戶得
此固足以賁飾泉壤誇嫖鄉邑其榮多矣而又奚言獨
臣私義有所不安不得不自言者所贈父官適同父諱
儻拜君賜若固有之則恐于冒榮之律疑若相犯兼晉
江統嘗論身與官職同名當改選故事簡冊具存勢不
容默須至呈露乞朝廷特賜參酌處分雖以不應言而

獲罪亦所甘心也據律諸府號官稱犯祖父名冒榮居
之者徒一年雍熙二年有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
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皆不許及
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大理寺丞雷宋臣
除太子中舍以父名顯忠乞避朝廷許之黯謂宋臣不
當避嫌名朝廷既許宋臣若後有如此而不避則可坐
以冒榮之律因言自雍熙以來或小官許改或大臣不
許或雖二名嫌名而許避或正犯單諱而不許前後許
與不許繫于臨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爲永制約

雍熙詔書自某品以上凡除官若犯父祖名諱有奏陳者先下有司若定當避則聽改餘不在此限于是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禮院大理寺言父祖之名子孫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竝當回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竝聽回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而不許事在治平四年蓋遵嘉祐之詔也熙甯八年宋敏求提舉萬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知

荆南兼提舉荆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自熙甯以來迄于近年亦有許改者既許改則不繫官品之高下嘉祐詔書理宜講明以崇孝治然臣前所陳者皆指身所居官犯父祖諱初不及贈父祖官與父祖諱同者蓋偶無其事諸儒未暇討論故闕如也臣今敢援晉江統所議乞下禮官議之按晉書及通典載江統言臺選統叔父春爲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父祖與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爲凡改選者

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而身名所加亦施于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儻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違背禮經或詭詞回避則以私廢公干繫成憲若受寵朝廷出身宰牧而佐史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苟易私名以避官職則又非春秋不奪人親之義統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斥父祖名爲比體例旣通義斯允當武帝許之臣今所言實與此相類且身名與官職同者猶許改授若贈父官職乃觸父諱比江統所謂佐史不得表其官稱

子孫不得言其位號者不愈重乎今一命以上身所授官有觸父祖諱者于法皆許寄理但授以次官父祖當贈官而所贈官有觸父祖之諱者亦準此法然寄理之法施于贈官則已似不通蓋所謂寄理者特不稱呼耳雖辭其名猶享其實今贈官專以位號爲榮顧使其家人不得稱呼豈朝廷加惠臣子榮獎孝治之意乎况法所謂贈官觸父祖諱者實指受所贈官之父母非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也蓋贈父祖官觸父祖之父祖諱其當得贈官之父祖宜有所避順死者孝心雖寄理可

也身贈父諱自觸父諱父何所避亦使寄理凡禮固起于義緣是起禮于義滋亦不通兼詳朝廷創法特許寄理初不謂身贈父官自觸父諱者設也身贈父官自觸父諱則江統所云爲臣子開地之論因旁搜類長曲而通之有難臣者曰諱非古也爰自周始當時作詩書者亦未嘗以昌發爲諱人君猶然况人臣乎臣謹答之曰事固當師古古未始有而今則有之其可不酌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且名諱之式上下通行非一世矣獨于身贈父官而自觸父官偶未涉歷故莫有以爲言臣實自

履茲事其可不表而出之使知禮者考求其說因以備國家之彌文廣祖宗之至恩乎難臣者又曰如是則使朝廷曷爲而可臣謹答之曰臣所以敢昧死自言者政有望于朝廷使知禮者考求其說也其敢必乎然臣有區區之愚不自知其僭妄敢私布之臣謹按今朝請大夫在未改官制以前實爲前行郎中吏部司封司勳考功職方駕部皆前行也據職官志前行郎中有出身則轉太常少卿無出身則轉司農少卿既改官制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少卿皆爲朝議大夫據職官志太常少卿

舊轉光祿卿既改官制則光祿實中散大夫元祐三年
中散大夫分左右有出身又轉左中散大夫大觀二年
除去左右字特贈中奉大夫以代左中散大夫今中奉
大夫其實未改官制以前光祿卿也中奉大夫今轉中
大夫中大夫未改官制以前實祕書監祕書監舊轉左
右諫議大夫今爲太中大夫竊伏自念臣不肖苟未先
狗馬填溝壑且免于罪疾常獲備官使幸而遇天子有
事于郊明堂之歲錫福徧九地之下則臣父始得贈官
以祖宗故事言之凡三歲一舉大禮自中奉大夫至太

中大夫累三官率九歲乃得之幸得之而位號卒不可
以稱呼雖朝廷之彌文至恩不容以臣一人之故輒議
損益而臣私義誠有所不安惟明主盡人之情亦所宜
憐也自改官制卿監諫議皆爲職事官固不當以爲贈
官然天下郡邑薦紳門戶固有以舊官制爲稱呼未嘗
改者蓋事匪前代命由列聖于職制祿秩初無與焉特
借其名耳傳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者殆指此類故臣
愚以爲若朝廷特推異恩不限官品高下令有司于新
舊官制稍加斟酌使天下當贈官者苟觸父祖本諱亦

聽改授如晉王舒除會稽內史及建隆初慕容延釗除中書門下二品體例或取今寄理字加舊官制上暫聽稱呼以極人子孝敬之義自我作古昭示無窮顧不美歟是臣所願也非臣所敢望也不應言而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貼黃曰檢準尚書司封令諸應封贈與祖父名相犯者卽贈以次官契勘上條止爲所合封贈父母妻官稱犯父母妻之父祖名卽與身贈父官所贈官自犯父名不同難以準上條施行須至陳乞參酌珂按晉書通典江統之言專以佐史朝夕之稱爲擬要非贈典之比雍熙嘉祐之制雖在珂所書吳中復事之前然熙甯實衝改前詔宣和馬向之命又申之也雖或行或尼而續無名文若夫加寄理字則參預壁蓋以爲非故常矣今司封定制以天下之大豈無名諱犯官稱者迄不知其何所据依而爲之折衷也

同二品

國初吳廷祚慕容延釗以父諱章當爲使相不帶平章字竝拜同中書門下二品珂前于改易職事官名稱中見之按唐會要是名始于李勣正觀十七年正月勣除

皇清類編
太子詹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則名之緣起必因于唐而二品之號則復加一等矣似非故事也考之蘇氏駁有曰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李勣除太子詹事創有此號原夫立號之意以待中中書令是中書門下正三品官而令同者以本官品卑恐位望及雜壓不等故立此號與之同等也勣至二十三年七月遷開府儀同三司八月又改尙書左僕射竝同中書門下三品且開府是從一品僕射是從二品又令同者豈不與立號之意乖乎謹按後漢殤帝以鄧鷟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觀其創

制之意亦以上企三公也可以爲證矣永隆二年閏七月崔知溫薛元超除中書令竝云同中書門下三品又大乖也詳蘇氏之說則本朝所以進爲二品當不爲無意及觀五代會要長興四年九月勅馮斌有經邦之茂業宜進位于公台但緣平章事犯其父名不欲斥其家諱可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二品則二品之名肇見于此國朝蓋襲而用之爲無疑矣然宰相稱謂以一人之私而易之後唐之典章不幾于輕明宗長興迄于是年繼之者一用此官名或惟改斌官稱皆不可攷歐

陽文忠修本紀至十月庚申始書斌爲樞密使無二品
字唐書勅初除在四月己丑拜儀同在六月癸巳僕射
在九月乙卯皆與會要不同特以其可與它官稱改易
者互見而參取故詳著之

旌節

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五曰旌節注引周禮掌節
職曰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獸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
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
漢書曰戾太子遭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

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旌
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持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旌節之
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
以專殺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旌節唐天寶中置節
度使受命日賜之得以專制軍事行卽建節府樹六纛
皇朝凡命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龍虎旗一節一麾槍
二豹尾二凡製旗以紅繒九幅髹漆杠緋纛旌用塗金
銅龍頭髹漆杠綢以紅繒畫白虎設髹漆木盤於上節
亦用髹漆杠飾以金塗銅葉凡三盤爲二層以紅絲爲

旄並綢以紫綾複囊麾槍豹尾亦髹漆杠麾槍設髹漆木盤綢以紫繒複囊又綢以碧油豹尾制以赤黃布畫豹尾文然則今制有節無旌又以唐制爲不同也珂在中都屢見文思程工率以上諸匠監而後放下其制度頗草草諸建旌者率爲屋數楹置香几於前月祭以俎肉卮酒而命一二使臣者視局其鑰號爲節堂蓋徒以爲觀美云

慈德宮

紹聖元年閏四月十八日詔改隆祐宮曰慈德宮前殿

曰慈德中殿曰仁明後殿曰壽昌是時欽聖憲肅后在東朝改上茲號珂按會要景祐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詔章惠皇太后來年二月影座於右掖門八景暉門赴慈德殿然則亦複名也

寺觀敕差住持

中興以後駐蹕浙右大刹如徑山淨慈靈隱天竺宮觀如太乙開元佑聖皆降敕劄差主首至於遐陬禪如雪峰南華之屬亦多用黃牒選補珂按李文簡燾續長編熙甯八月戊申詔內外宮觀寺院主主者及僧道正舊

降宣敕差補者自今尙書祠部給帖神祖之意凡以爲不足辱制旨而已其制不知更於何時要鄰之瀆也

愧鄰錄卷第十

愧鄰錄卷第十一

制舉科目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制科之設自漢有之矣至唐而其名特多猶止于御試策而已國初置三科一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二曰經學優深可爲師法三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竝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共三千字以上當日內取成文理優長人物爽秀者中選而設科之後竟無試者乾德元年正月十五日始詔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布

衣竝許直詣閣門進奏請應朕當親試以進時賢下詔之七十五日而前博州軍事判官穎贄首應詔自薦臨軒召試賢良科稱旨遂拜祕書省著作郎其四年賢良科則又有姜涉經學科則有郝益出焉五月二十七日藝祖御紫雲樓策試而陶穀竇儀王著盧多遜王祐尹拙姚恕馮英竝命參校涉等皆以疏略罷猶賜酒食以遣之定陵右文益篤斯志林陶應制舉試學士院不及格猶賜同進士出身見于咸平三年四月十五日之詔其市駿骨之意灼然可見矣然乾德紫雲之試詎今三

十有四年元無一人嗣膺此選不知中間何時遂增學士院一試也明年四月十三日始以賢良科試查道陳越王曉而李邈魯驤不入等其八月十日又試何亮孫暨孫僅丁遜皆入第四等及第四次等考官宋白梁周翰師顏李宗諤趙安仁薛映楊億殊不聞前有別試亦無學士院考定之文至景德二年之七月十八日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于教化材識兼茂明于體用武足安邊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詔書有曰宜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開奏

學海類編 卷十一
二 專以
朕將臨軒親試則未御試之前再加一試疑自此始然
賢良方正之舉得人僅在四年之前而詔乃明言復置
此科殊不見罷科之日爲不可曉也明年七月二十九
日以考定官晁迥重考官呂文仲呂祐之戚綸陳彭年
所考當應制舉人所納文卷付中書詳較會要書其事
以爲眞皇之意蓋恐遺才當是所考有不中格者而復
加詳審爾此僅與今進卷策論付侍從後省看詳者同
而非試也八月二十二日詔趙宗古陳絳令狐頌陳漸
陳貫令依例付中書試蓋卽前詳較不中者之姓名然

中書所試亦未詳以何等文字九月十七日御崇政殿
策試乃錢易石待問二人又與前名不同考之登科記
則言二年之詔已有委中書試論六首之旨是年乃不
紀論題又明年中書門下考試陳絳夏竦乃肇見六論
一曰定四時別九州聖功孰大二曰考定明堂制度三
曰光武二十八將功業先後四曰九功九法爲國何先
五曰舜無爲禹勤事功業孰優六曰曾參何以不列四
科此蓋試論之始而絳又去年所召至今乃中者也自
是而後曠歲無之仁宗天聖七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復

學海類編
三
事功
詔置六科惟增詳明吏理可使從政餘皆如景德之詔是科元未嘗罷而再稱復置尤不可曉詔書又曰今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六科應內外京朝官不帶臺省館閣職事不曾犯贓及私罪情輕者竝許少卿監以上奏舉或自進狀乞應上件科目仍先進所業策論五十首詣閣門或附遞投進委兩制看詳如詞理優長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

合格卽與御試又置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才異等三科應草澤及貢舉人非工商雜類者竝許本路轉運逐處長貳奏舉或自于本貫投狀乞應上件科目州縣體量實有行止別無玷犯者卽令納所業策論五十首本州看詳委實詞理優長卽上轉運使覆更審訪鄉里名譽選有文學佐官看詳委實文行可稱者卽以文卷送尙書禮部委判官看詳選擇文理優長者具名聞奏當降朝旨召赴闕差官試論六首以三千字以上爲合格卽與御試又置書判拔萃科武舉其逐處看詳官不得

學海類編
四
專
以詞理平常者一例取旨如違必行朝典仍限至十月
終以前具姓名申奏到闕更有合行事件委逐司條例
以開其制加詳矣明年六月十六日命盛度韓億就祕
閣考試賢良科何詠茂才科富弼論六首蓋始就閣試
登科記明言茂才科六論與賢良同詠既有官弼爲進
上常如詔書以賢良方正而下六科爲有官者之試高
蹈邱園而下三科爲未仕者之試其名不同而實一耳
景祐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始于才識兼茂科得吳育而
張方平以進士中茂才寶元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方平

可以祕書省校書郎再對賢良方正之策則是制科人
有再試再中者矣至皇祐元年八月二日上封者言伏
見國家每設科以收賢才中選之後多至大用以此知
不獨取于刀筆蓋將觀其器能也舊制祕閣先試六論
合格者然後御試策一道先論者蓋欲探其博學後策
者又欲觀其才用近來御前所試策題其中多問典籍
名數及細碎經義乃是又重欲探其博學竟不能觀其
才用豈朝廷求賢才意耶欲乞將來御試策題中止令
問事關治亂體繫安危用之則明昌捨之則微弱往古

之已試當今之可行者十餘條限三千字以上成所對人若文理優長識慮深遠其言真可行于世其論果有補于時者卽爲優等若是文意平常別無可採者卽爲末等量與恩澤所有名數及細碎經義更不詳問如此則不爲空言可得實效詔撰策題官先問治亂安危大體其餘所問經史名數自依舊制則其制益加詳焉至熙甯七年五月十四日以御試舉人既有策從中書門下之言竝罷此舉時呂惠卿力主之馮京力爭而不能得元祐元年閏二月二日用侍御史劉贄之言復賢良

茂才科明年九月二十四日首得布衣謝悰未仕而中賢良科肇見于此紹聖元年九月十二日哲宗用章亨李清臣鄭雍之議又詔罷制科高宗中興紹興元年正月一日德音首詔復置賢良一科且令講求典故于是儀曹之奏曰舊制科場年春降詔九月赴詔命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各舉一人不拘已未仕命官不拘有無出身仍以不曾犯贓私罪充各具辭業策論五十篇分爲十卷繳進入舉詞送兩省侍從參考分爲三等文理優長爲上等次優爲中等平常

爲下等考試繳奏次優以上召赴閣試今詳天聖七年
詔復置六科詔書首云皆考士節之無瑕采鄉評之共
許嘉祐二年詔舉九科亦令采察文行若不如所舉並
坐舉者四年旌德縣尉汪輔之已試六論過閣及殿試
亦考入第四等而言者以無士行罷之故蘇文忠軾有
云凡預言書之詔命已爲天下之選人然猶使御史得
以求其疵諫官得考其素一陷清議輒爲廢人蓋國家
自昔制科取人中選之後多至大用其攷察之嚴不得
不爾合乞今後遇有應者並須尙書兩省諫議大夫以

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三人奏舉先攷其素行無愧于
清議然後詔試舉非其人者坐之其閣試舊制一場論
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題目于九經十七史七書國
語荀子揚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內出內一篇暗
數一篇明數如紹聖元年閣試舜得萬國之驩心論出
史記樂書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夫南
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
國之驩心故天下治也此謂暗數謹事成六德論出毛
詩皇皇者華箋注此謂明數四通以上爲合格仍分五

學海類編
等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論引上下文不全上下文有
度數及事類暗數引不盡竝爲粗差翰林學士兩省官
考試于祕閣御史臺官監試及差封彌謄錄官考訖以
合格試卷繳奏御前拆號竊詳舊制兼注疏內出題今
復科之初欲權罷疏義餘依舊制詔疏義出題臨時取
旨珂嘗攷之所謂舊制蓋祖宗之制也自賢良以至邊
寄謂之六增高蹈等三科謂之九此則甚明特所舉官
之名稱前乎元豐則不能詳所出題之詳略因乎元祐
而不能舉遂使臺外參薦之制尼不復見而臨時取旨

之詔高宗猶意其更祖宗之已行蓋有以啓上心之疑
而未之亟許焉明年正月二日遂下詔今後科場復置
賢良科舉官繳詞業一如儀曹之奏不復許在外之明
敷者至四年三月十一日七年二月九日十年三月二
十三日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十七年四月二日二十
年五月四日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二十六年四月三日
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凡十
一詔而迄無應者孝宗卽位詔令郡國皆聽薦舉乾道
五年十一月四日始得李厚復就中書試爾後李塾鄭

建德莊治姜凱滕宍杜旃之流時不乏人或試而不合或召而不試或薦而不召寥寥絕響迄未復振良以此也按薦舉之制咸平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詔令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以上尙書省諸司四品以上于內外京官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之士各一人三月十九日詔所舉賢良方正應已貼館職及任轉運使者不在舉限天聖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屯田員外郎劉夔請應制科翰林學士宋綬言其已任尙書六品官罷之景祐元年二月四日詔六科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

官不犯贓罪及私罪情輕者竝許應京朝官須是太常博士以下不得帶省府推判官館閣職事并發運轉運提點刑獄差任者其幕職州縣官須經三考以上其見任合該移入沿邊不般家地分及川廣福建等處者候迴日許應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及武舉應進士諸科取解不獲者不得應慶歷六年六月十八日詔自今制科竝隨貢舉爲定制須近臣論薦無得自舉嘉祐二年六月十九日詔自今太常博士而下不充臺省館閣職及提點刑獄以上差任選人不限有無考

第并草澤人竝聽待制以上舉卽不得自陳內草澤人
竝許本路轉運使採察文行保明奏舉如程文荒淺不
中選才行不如所舉者坐之出題之制景祐四年閏五
月四日命兩制各上策問參以經義元祐七年五月十
一日詔祕閣試制論科于九經兼經正史孟楊荀國語
及注內出題其正義毋出又國初以宰相撰題紹聖元
年命翰林學士林希撰題乾道七年九月命宰相業衡
撰題是皆國朝科目沿革之制先後互考尤可見其變
也初熙甯變更王荆公用事惡人議已欲撼成制二年

十二月九日始詔削制科恩數迄于罷舉紹聖章亨奏
對遂有復科無補謝悰王當司馬槲等皆極疏謬之說
是不足論而皇祐五年八月試者十八人時宰相密諭
考官只放一人過閣惟太祝趙彥若與選及對策又黜
之則深可爲治朝惜若嘉祐八年六月十七日詔制科
十七人趙鹵等權罷將來科場便赴祕閣就試蓋一時
有所不暇非故事也然天聖嘉祐之詔紹興之議考之
素行又爲取人之要云

追冊后

國初追冊后始于孝惠建隆三年四月追冊爲皇后乾德二年三月諡曰孝惠太常上議攝太尉皇弟開封尹奉冊繼之者淑德懿德章懷章穆溫成明達明節成穆凡八行焉母后又與也惟明道二年十月三十日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十一月三十日詔追冊皇后官告焚黃進入內是時郭后正位中宮仁宗追念遺徽特崇位號故不盡用后制然以儷體宸極乃舍冊用告下儕妃嬪雖曰欲從殺禮然予名捐實訂禮者要失所據矣其後溫成卒奉冊孫威敏沔以樞密副使力爭不肯行事亦可見當時之公議焉

后陵名樂舞

國朝陵名自昌熙下皆聯永字定于宰臣皇后皆祔葬或從姑未嘗獨製陵名上諡皆由太常樂舞製于學士如大安之樂雖定于皇祐三年七月丁巳然自開國之初建隆元年四月癸酉固已以十二安易周十二順矣惟章懷后追冊以至道三年六月十三日降制而七月二十四日直祕閣朱昂諱上諡八月三日昂又上陵曰保泰舞曰永和遡考是時諸后在清祔孝明曰惠安孝

學海類編 卷十一
惠曰奉安孝章曰懿安懿德曰順安淑德曰嘉安章穆曰理安又皆有樂曲名獨此爲不然殆不可曉且以直祕閣而議典禮上廟諡製陵名定樂舞以后廟而特起陵名且用二字皆典故所無也

上后諡官

建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太常少卿馮吉上昭憲皇后初諡曰明憲自後以爲故事惟孝章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元德以祕閣校理舒雅章懿則命翰林學士馮元如孝惠則闕上議之官溫成則有賜諡之詔它皆以判太常寺貳卿之議而行之自慈聖光獻以母儀四朝始用翰林學士章享仍如受成于祖宗之廟以後乃歸之翰苑以爲常制章穆之爲莊穆仍有吏部尙書張齊賢等覆諡又不同云

告諡祖廟

受后諡于祖廟自國初已有此議已而莫之能行昭憲之諡建隆二年七月八日太常禮院言準詔議定皇太后諡按唐憲宗母王太后崩有司集議以百官諡狀讀于太廟然後上之取受成于祖宗之義也周宣懿皇后

學海類編 卷十一
諡號卽有司撰定奏聞未嘗集議制下之日亦不告郊廟修諡冊畢始告廟還讀于靈座前詔從周制是初有請而未從也孝明之諡乾德二年正月七日太常禮院言按唐會要元和十一年順宗皇后王氏崩諡曰莊憲初太常少卿韋纁進諡議公卿集定欲告天地宗廟禮官奏議曰按曾子問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也古者皇后之諡則讀于廟江都集禮引白虎通曰皇后何諡諡之于廟又曰皇后無外事無爲于郊所以必諡于廟者諡宜受成于祖宗故皇后諡成于廟請準禮集百官連

書諡狀訖讀于太廟然後上諡于兩儀殿今孝明皇后上諡望如舊禮詔令尙書省集官議定以聞是又惟從其集議而已迨于神宗追孝仁祖爲天下得人之德慈聖光獻凡禮皆異于前于是用翰林學士章享之議始集中書樞密院侍從官御史臺五品尙書省四品諸司三品宗室正任團練使以上赴太廟行請諡之禮遂詔作冊寶告于天地宗廟社稷讀于慶壽殿時元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以後又有母后中闈之別蓋有唐已定之制有司屢請迄六世而後克從以是知議禮聚訟

學海類編
三
專
豈不難哉

愧郊錄卷第十一

愧郊錄卷第十二

文武服帶之制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國朝服帶之制乘輿東宮以玉大臣以金親王勳舊佩金魚
賜以玉其次則犀則角此不易之制考之典故玉帶乘
輿以排方東宮不佩魚親王佩玉魚大臣勳舊佩金魚
金帶有六種毬路御仙花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帶
有九種天王八仙犀牛寶餅師蠻海捷雙鹿行虎窪面
金束帶有八種荔枝師蠻戲童海捷犀牛胡菱鳳子寶

相花金塗束帶有四種犀牛雙鹿野馬胡菱犀帶有二種以牯特爲別自金帶而下凡爲種二十有七朝章之辨盡于此矣祖宗時凡新除恩慶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簽書樞密院事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武臣御仙花帶無魚袋使相節度使宮觀使觀文殿大學士曾任宰相者卽賜金笏頭二十五兩帶副以魚袋餘只賜御仙花帶無魚袋三司使權及權使公事同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資政殿端明殿翰林侍讀侍講

龍圖天章寶文閣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御史中丞兼守並同並賜金御仙花二十兩帶知制誥賜

牯犀帶副以金魚凡出使見任中書樞密使曾任宰相并使相節度使賜金御仙花二十五兩束帶宣徽使曾任中書樞密院充諸路都總管安撫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節度觀察畱後觀察使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正任防禦使至刺史內客省使至閣門使延福宮使至昭宣使充至路路分一州總管鈐轄沿邊知州軍安撫賜金御仙花二十兩束帶諸司使充者十五兩客

學海類編
省引進閣門副使諸司副使內侍省押班充諸路沿邊
路分鈐轄賜金御仙花十五兩束帶文臣換武臣並賜
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御前軍班換前班並賜塗金銀帶
諸司使寶餅二十兩副使至崇班寶餅一十五兩供奉
官至殿直荔枝十兩奉職借職雙鹿八兩堂後官新除
賜塗金銀寶餅十五兩帶伎術官雖服紫綠皆給銀帶
元豐改官制五年正月二十九日詔三師三公宰相執
政官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
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至寶文閣直學

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
仙花帶內御史大夫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以上及資政
殿學士特班翰林學士上者仍佩魚大觀二年五月十
七日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待制殿中少監許繫紅鞵
犀帶更不佩魚迄于中興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詔中
書舍人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閣寶文顯謨徽猷敷
文閣待制權侍郎許服紅鞵排方黑犀帶仍佩魚于是
其制始定然攷之初制亦頗有不盡同者按太平興國
七年正月九日翰林學士承旨李昉言準詔詳定車服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三
制度其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合僭服定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詔可則是荔枝帶其初固嘗以賜將相矣而今則惟武臣用之也慶歷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彰信軍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言伏見張耆授兼侍中日特賜笏頭金帶以爲榮異欲望正謝日準例特賜詔如耆例王貽永見任樞密使同平章事亦令閣門就賜則是笏頭帶其初雖武臣爲見任樞密使若使相者皆未嘗得賜矣而今則凡使相皆通服也熙甯十年十二月八日崇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宗旦集慶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宗諤以郊禮加恩告謝特賜金笏頭腰帶加魚袋自是宗室帶同平章事者著爲例則是宗室使相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更其制紹興六年八月十四日三省行首司言宰執秦檜昨係資政殿大學士今來除觀文殿學士到闕朝見閣門稱不合繫笏頭毬文帶詔許服繫舊賜帶則是前任宰執初亦不服其帶至此而始許其服蔡條鐵圍山叢談太宗時得巧匠因親督視于紫雲樓下造金帶得三十條匠者爲之神耗而死于獨以一賜

曹武穆彬其一太宗自御之後隨入熙陵而武穆所賜帶卽莫測何往也餘二十八條特命貯之庫號鎮庫帶焉後人第徒傳其名而宗戚羣璫閒一有服金帶異花精緻者人往往輒指目此紫雲樓帶其實非也故吾迄不得一識之自貯庫帶後塵歷百五十年所及敵騎犯闕太上皇狩丹陽因盡挈鎮庫帶以往而一時從行者有若童貫伯氏諸貴遂皆賜紫雲樓金帶矣後事甫平太上皇歸宮闕于是靖康皇帝復命追還之庫吾在萬里外獨嘗聞諸然又不得一識也中興之十三祀有客

來自立外忽出紫雲樓帶上以四胯出視吾蓋敵騎再入適紛紜時所追還弗及者其金紫磨也光豔溢目異常金又其文作醉拂蘇人皆突起長不及寸眉目宛若生動雖吳道子畫所弗及若其華紋則又六七級層層爲之鏤篆之精其微細之像殆入于鬼神而不可名且往時諸帶方胯不若此帶乃獨大至十二稻是在往時爲窮極巨寶不覺爲之再拜太息我祖宗規模雖一帶猶貽厥後世必無以加也則是金帶諸種之外乘輿大臣又有通服拂菻帶之制紹興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詔

宗室外正任依舊許帶繫金帶已賜花犀帶及見繫花犀帶臣僚除宗室依條外餘不許服則是犀帶牯犛之外宗室又有通服花犀帶之文珂嘗詳攷所由參之典故亦各自有其說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是太平興國初猶未定制也故荔枝亦通用焉端拱之賜止及文臣故武臣賜笏頭始于慶歷而宗室之頭笏頭亦始于熙甯會要所載宗室許服工夫金帶通犀牯犀等帶故紫雲之帶熙陵所以寓其親厚元勳之意而宗室花犀亦得著令

通服之要之五者皆有所据獨秦檜所服一事獨背典章按元豐之制觀文殿學士服御仙花而元祐五年十一月十日詔臣僚曾賜金帶後至不該繫者在外許繫以理攷之檜當時在外因其舊繫所服笏頭而許繫焉是矣到闕則合服御仙花矣一時特許服繫舊賜帶固出上恩而中興會要乃繫之曰宰執因降黜不帶職並同庶官後復職者恩數並合依舊以閣門誤認法意有司申明故降是命如此則元祐之詔不復行元豐之制不可用矣是書雖進于孝宗朝而書館積舊事彙爲一

編蓋沿檜舊文云

非宰執賜笏頭帶

服帶之制凡非中書樞密院若使相無賜笏頭帶者惟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宣徽南院使西太一宮使王拱辰辭賜方團金帶珂按爲宣徽使而特賜者有三張方平郭逵皆嘗爲執政非拱辰比是時之詔以拱辰歷事三朝累經內外清要繁劇特從其請不得爲例又許依二府賜墳寺度僧其異數舄舄見于劉忠肅摯所作行狀蓋無前比云

開禧復泗州赦開禧二年六月十七日都省劄子泗州官吏軍民耆壽等眷言泗上實屏淮堧自陷邊氛多歷年所境土雖鄰于王化版圖未入于職方中夜以興曷副望霓之意當饋而嘆敢忘嘗膽之憂爲爾遺黎鞠我征旅貔貅奮勵蛇豕震驚金鼓一臨城池自潰載念旄倪之眾久罹塗炭之菑淫刑動極于參夷重賦殆逾于箕斂可無恩霈用慰瘡殘應泗州見禁罪人除犯劫謀故鬪已殺依法其餘襍犯死罪以下竝放應本州民間合納租稅可與放免三年應本州民戶竝特與賑給一

學海類編
次合用錢米申宣撫司支破應本州居民屋宇曾經焚
毀者官爲日下修蓋內無己屋人那撥官舍應副安泊
毋令暴露應本州居民遺下屋業田土限一季許元主
召保識指實給還限滿無人識認仰本州出榜召人承
佃勘會今來本州歸正歸附等人曾授僞命齎到付身
竝令有司依格換給更與轉官已換給者與添差差遣
若人材卓異堪委任使卽仰守臣具名實來上當議旌
擢應本州屯守官兵等人竝特與犒設一次應本州父
老令長吏致問優給錢酒年九十以上者給賜束帛百

歲以上特與官封婦人與封號應本州神祠感應者仰
守臣日下契勘具靈驗蹟申宣撫司備申三省樞密院
特與初封已封爵者更與加封內廟宇損壞如法修葺
仍嚴潔致祭應本州內忠臣義士竝與表式墳墓於戲
天地之德曰生肆亟覃于仁澤室家之民相慶幸復見
于華風尚肩忠義之誠庸迓安居之樂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玆謹按祖宗朝每有武功恢拓之事必曲赦其境
罪無輕重咸除之如乾德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平西川
之制是也降德音徧減天下死刑釋餘罪如建隆元年

六月二十三日平潞州之制是也雖降德音止于其境
罪無輕重咸如大赦之例如太平興國三年五月一日
復泉州之制是也降德音于江西湖南兩路除十惡四
殺放火造僞犯賊外雜死罪流餘遞減等釋徒罪如皇
祐五年二月十六日平儂智高之制是也降大赦于天
下罪無輕重咸除之如宣和六年八月十八日收復燕
雲之制是也雖降曲赦于一境猶除十惡四殺放火造
僞犯賊外鬪殺情輕減等餘並釋之如崇甯二年正月
二十五日平荆湖南北路徭賊之制是也紹興復海州
降赦用乾德之例隆興平廣西德音同皇祐之法或釋
徒或釋杖無大異 開禧三年三月二十六日逆曦底
亦用曲赦惟此年之制不以赦不以德音首尾如赦文
而惟用都省劄子後仍以詔示結尾詞又自雜犯死罪
已下並放古今無此式也

宮禁進見

漢時宮禁與外閒無大別異樊噲排闥而入呂后跪謝
周昌袁盎卻謹夫人之坐皆以爲常至唐亦然戶外昭
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見於杜甫之詩韓偓

金鑿密記亦得見趙夫人之屬蓋習見如此 國朝家法最爲嚴備羣臣雖肺腑無得進見宮禁者珂嘗攷王偁東都事略曹偁傳曰神宗一日敕中使偁見於便殿與同至慶壽宮慈聖愕然遽止之曰外戚自來未有輒入禁掖者安可以我開其端神宗曰聊以慰骨肉之情他人固不可也時左右已預辦宴具神宗親捧觴慈聖自酌酒以授偁偁跪飲之次則鈞天盛奏丙夜酩酊而罷以御前紅燭送歸偁愛姬慧夫人者迎門謂曰玉何所之而遲留至此耶偁曰吾到天上來耳慈聖崩旣免

喪偁請郡神宗曰時見舅如面慶壽宮奈何欲遠朕得非待遇有不至乎神宗嘗謂人臣曰曹王雖以近親貴然端謹寡過善自保實人臣也是時蓋慶壽享天下養神宗先意承志極其順事而後有此自 崇觀以後頗不然雖曰親親要非故事也

刊進書載表卷首

今世進書如敕局史館每一修進必載表文於卷帙之首士夫家有著述進御亦如之珂嘗攷其制蓋自元魏時已有此比按高峻小史崔鴻傳曰鴻弱冠便有著述

之志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儁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勃勃張軌李雄呂光乞伏國仁秃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竝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乃撰爲十六國春秋勒成一百二十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鴻二世仕江左故不錄僭晉劉蕭之書又恐識者責之未敢出行于外世宗聞其撰錄遣散騎常侍趙邕詔鴻曰聞卿撰定諸史甚有條貫便可隨成者送呈朕當于幾事之暇覽之鴻以其書有與國初相涉言多失體且旣未就乞不奏聞鴻後典起居乃妄載其表于卷首正光以前不敢顯行其書自後以其伯光貴重當朝知時人未能發明其事乃頗相傳續亦以光故執事者遂不論之然則其來尙矣

金銀牌

洪文敏邁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爲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爲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給

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雄矯詔乘廢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非起于金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珂按三朝國史輿服志曰銀牌唐制差發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皇朝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闊一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勅走馬銀牌五字首爲竅實以韋帶其後罷之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驛謀亂

伏誅罷樞密院券別製新牌闊二寸半長六寸易以分書上鈹二飛鳳下鈹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端拱中使臣護邊兵多遺失之者又罷銀牌復給樞密院頭子然則所謂舊制者唐制也攷之唐六典門下省符寶郎之掌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而注其下曰兩京畱守及諸州若行軍所竝給傳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告謀及大逆其魚符付以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司而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畱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

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元武之符左四右三又注其下曰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畱守符泣進內若車駕巡幸畱右符付畱守人歷攷其事皆無以銀爲牌之制豈沿襲至季世不復分左右符以從簡便耶鳳麟之象是亦雙龍四獸之遺規也蔡條鐵圍山叢談曰政和以後道家者流始盛羣羽士因援江南故事林靈素等多賜號金門羽客道士居上者必賜以塗金銀牌上有天篆咸使佩之以爲外飾被寵異則又得金牌焉及後女真亂華羣酋長皆佩金牌爲號始寤前兆之不祥蓋此又一時崇尚異教之制非前比云

古今祠厲

占有七祀于前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祭焉謂之泰厲公厲族厲今絕無舉行者故此等無依之厲勢或出于依附淫祠殆無足怪禮記祭法鄭氏注漢時民家皆秋祠厲蓋此祀又達于民也于古加嚴矣鄭注又云民祠厲而託之曰山蓋惡言厲巫祝取厲山氏之名去厲爲山且引春秋良霄事謂厲山有子曰柱證時

巫之謬珂按巫誠謬矣然謂厲爲山要非如此大訛意必祀山氏特去一字不馴者耳巫祝下流去古未遠尙知有厲山氏今世謂夏禹爲行雨之神謂小孤爲婦人之神皆安行而不以爲誤是巫又烏知厲山

愧齋鈞卷第十三

指南記里鼓車

宋相臺岳珂肅之撰

國朝大駕之制指南車一曰司南車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句欄鏤拱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服繡孔雀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句欄鏤拱行一里則上層木人擊鼓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鐺一轅鳳首駕四馬駕

十舊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爲三十人繡對鵝珂按二車指南則始於天聖五年十一月壬寅定王府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創意始上其制其車用獨轆車箱外籠上有重高祖廟諱立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隻合齒百二十腳輪二隻高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腳立子輪二隻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相去三寸轆端橫木下立小輪二隻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隻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中心大平輪一隻徑四

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貫心軸一條高八尺徑三寸上戴木仙人車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轆右旋附右腳子輪順轉十二齒擊右小平輪一而觸中心大平輪右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轆左旋附左腳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擊左小平輪一而觸中心大平輪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西轉亦如之是時入內侍省內侍殿頭盧道隆亦上記里鼓之制車亦獨轆雙輪箱上爲兩增

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脚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脚輪
一周而行地三步古法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今法五
尺爲步三百六十步爲里立輪一隻附于左脚徑一尺
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四分出齒十八齒閒相去二寸
三分下平輪一隻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
二分出齒五十四齒閒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
條上安銅旋風輪一枚出齒三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中
立平輪一隻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閒相去與
旋風等次安小平輪一隻徑三寸少半寸圍一尺出齒

十齒閒相去一寸平輪一隻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
齒百齒閒相去與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
里下一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上層木
人擊鐺都用大小輪八隻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鑲
大牙相制周而復始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如是則
皆有其制度藏之有司矣祐陵稽古大觀元年内侍吳
德隆又獻二車之制其指南車身一丈一尺一寸五分
闊九尺五寸深一丈九寸車輪直徑五尺七寸車轆一
丈五寸車箱上下爲兩層中設屏風上安仙人一執杖

左右龜鶴各一童子四各執纓立四角王設關捩臥輪一十三各徑一尺八寸五分圍五尺五寸五分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一寸八分中心輪軸隨屏風貫下下有輪一十三中至大平輪其輪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四寸出齒百齒閒相去一寸二分五釐通上左右起落二小平輪各有鐵墜子一皆徑一尺一寸圍三尺三寸出齒十七齒閒相去一寸九分又左右附輪各一徑一尺五寸五分圍四尺六寸五分出齒二十四齒閒相去一寸一分左右疊輪各二下輪各徑三尺一寸圍六尺

三寸出齒三十三齒閒相去一寸一分上輪各徑一尺二寸圍三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一寸一分左右車腳上各立輪一徑二尺二寸圍六尺六寸出齒三十二齒閒相去二寸二分五釐左右後轅各小輪一無齒繫竹簾并索在左右軸上遇右轉使右轅小軸觸落右輪若左轉使左轅小輪觸落左輪行仙童交而指南車成託里鼓車車箱上下爲兩層上安木人二身各手執木槌輪軸共四內左壁車腳上立輪一安車箱內徑二尺二寸五分圍六尺七寸五分二十齒齒閒相去三

寸三分五釐又平輪一徑四尺六寸五分圍一丈三尺九寸五分出齒六十齒閒相去二寸四分上大平輪一通軸貫上徑三尺八寸圍一丈一尺出齒一百齒閒相去一寸二分立軸一徑二寸二分圍六寸六分出齒三齒閒相去二寸二分外大平輪軸上有鐵撥子二又木橫軸上關捩撥子各一其車腳轉一百遭通輪軸轉周木人各一俱在手擊鉦鼓造二車成其年宗祀始用之然則又與燕肅盧道隆之法不同仁宗實錄載肅之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蚩尤起大霧將士不知

所向帝遂作指南車又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或失道周公賜駟車以指南其後法俱亡漢張衡魏馬鈞繼作之蜀世亂離其器不存宋武帝平長安嘗爲此車而制不精祖沖之亦復造之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風焉岳垂成而爲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典作官金公立以其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閱于麟德殿以備法駕歷五代至國朝不聞得其制者今創意成之然則古今之爲此者亦艱矣今二法具在要當參取試造而後見其孰精中興以來未皇

學海類編
禮文猶在弗議重可惜已肅表不詳沖之之所用攷之南史宋武平關中蓋嘗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于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乃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史謂馬鈞以來未之有也詳稽前制鼓之記里客可以輪輻度數計指南則內外泮然不相爲謀肅之所爲或須人力德隆以鐵爲墜似復稍精銅機以圖恐但可施之平陸黃序勑物蓋用之軍旅殆未必如此也

京師木工

今世郡縣官府營繕創締募匠庀役凡木工率計在市之樸斲規矩者雖居楔之技無能逃平日皆籍其姓名鱗差以俟命謂之當行閒有幸而脫則其儕相與訟挽之不置蓋不出不止也謂之糾差其入役也苟簡鈍拙務闕其技巧使人之不己知務夸其工料使人之不願爲而亟其斥且畢爲之官作可嘗疑祖宗承平時愛民惠工以阜都邑當未必如此及攷之典故有意存而可見者于是始有以信臆度之不誣表之以示陳古風今之義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元祐七年正月辛卯禮

部侍郎范祖禹言工部乞遷開封府于舊南省夫土木之功使匠人度之無不言費省而易可耳及其作之便見費大臣恐枉勞人力虛費國用珂謂此乃今私家通患而官府則反是味此奏之言則知當時顧直優厚無刊除而後致匠者之樂役方且隱欺以求用之不暇其不假滕口以蔓引推托也決矣先朝官吏律己之廉持論之厚又于此乎見之故不以其事之微而遂略之也

國忌設齋

祖宗以景靈為原廟每國忌用時王禮集緇黃以薦時

思焉珂簿政大農日嘗隨班行香清晨宰執率百官入

班定緇黃鐘聲螺鈸如法僧職宣疏齋僧道各二十五

員以為常制珂按續通典在唐已有之高祖五月六日

忌勝業會昌各設五百齋太穆皇后竇氏五月廿一日

忌興福寺興唐觀各二百五十人齋太宗五月二十一日

日忌青龍經行寺各五百人齋文德皇氏長孫氏六月

二十一日忌慈恩溫國寺各二百五十人齋睿宗六月

二十日忌安國西明寺各三百人齋昭成皇后竇氏十

一月二日忌慈恩寺昭成觀各三百人齋元宗四月五

日忌千福寺開元觀各設三百人齋元獻皇后楊氏三月二十三日忌資聖化度寺各二百人齋肅宗四月十八日忌崇聖寺昊天觀各設三百人齋章敬皇后吳氏正月二十二日忌章敬寺元都觀各設三百人齋代宗五月二十一日忌聖興惠日寺各設五百人齋睿真皇后沈氏十月二日忌總持寺肅明觀各設二百五十人齋德宗正月二十三日忌莊嚴寺光天觀各設五百人齋昭德皇后王氏十一月十一日忌福壽寺元真觀各設五百人齋然則唐制固甚侈今幾止二十之一祖宗

威神在天要無取乎此姑惟示存羊之意可也然祝嘏之辭頌臺每付之常程不復刊定如文武官僚祿位常居等語要于宗廟非所宜言亦鄰于俚云

皇祐差牒

今世中臺給黃牒之制前必曰尚書省牒某官而右語則曰差充某職替某官成資闕珂嘗得皇祐五年十二月勅牒一其詞曰中書門下牒光祿寺丞錢中立牒奉勅宜差知虔州贛縣事替院士龍過滿闕候到交割縣務諸般公事一一點檢依例施行牒至準勅故牒珂謹

按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甯以前士大夫所被受堂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如候到交割點檢數語祖宗之重民事謹職守不厭于詳且複蓋于此有稽焉

紹興儲議

大父鄂王飛紹興十年出師北征密疏建儲議高宗賜御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

及此今宸章藏于家可攷而見一時張戒作默記誤載于七年而有衝風吹紙之謗珂所上籲天辨誣一書固首辨之矣然或者以爲勲舊握兵在外不當與大計故足以致媚忌珂謂不然謹按漢武帝三王之封霍去病實發其議史記載其奏疏曰陛下過聽使臣去病待罪行閒宜專邊塞之思慮暴骸中野無以報乃敢惟他議以干用事者誠見陛下憂勞天下哀憐百姓以自忘虧膳貶樂損郎員皇子賴天能勝依趨拜至今無號位帥傳官陛下恭讓不卹羣臣私望不敢越職而言臣竊不

勝犬馬昧死願陛下詔有司因盛夏吉時定皇子位唯願陛下幸察制曰下御史唐李晟在鳳翔亦嘗曰魏證以直言政太宗堯舜上真忠臣也行軍司馬李叔度曰彼搢紳儒者事公勲德何希是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可謂有犯無隱耶是非惟上所擇李叔度慙此最明證去病是時蓋爲驃騎將軍以功益置大司馬與大將軍衛青並爲之晟節度鳳翔隴右涇原軍兼行營副元帥皆正握兵云

遂國記誤

王明清揮麈後錄曰官制未改時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但演詞而已不聞繳駁也康定元年富文忠爲知制誥先是昭陵聘后蜀中有王氏女姿色冠世入京備選章獻一見以爲妖豔太甚恐不利于少主乃以嫁其姪從德而擇郭后位中宮上終不樂之王氏之父蒙正由劉氏媼黨屢典名藩未幾從德卒至是中批王氏封遂國夫人許入禁中文忠適當草制封還抗章甚力遂併寢其旨外制繳詞頭蓋自此始珂按國朝會要景祐四年二月七日洪州別駕王蒙正特除名廣南編管永不

叙用蒙正女劉從德妻今後不令入內兒女見與皇族
爲婚者除已成結更不得爲親如明清之言遂國者固
上所屬意蒙正所坐止以私通父婢前任受楊澄吉金
故入溫嗣良流罪作福之柄容有所未減也當時司理
劉渙簿郭照爲從各勒停衝替雷霆之威嚴如此乃有
是哉景祐在康定之前王氏已有不令入內之旨蒙正
官止別駕未聞典藩明清所記恐或有誤國史富文忠
弼傳初無此一節奏議亦不編此疏蘇文忠軾所作墓
誌又不書惟李文簡燾通鑑長編載其事引別志爲據
又不得其時攷明清所刻李賢良垢帖嘗欲明清注龍
山稅官與史事其得之明清無疑別志雖未詳或緣歲
月久復封邑先故而封還遂致傳疑云表之以章昭陵
之聖德

武定軍

嘉定戊辰詔改雄準軍爲武定珂按此名有二不可五
代史晉開運元年三月癸巳籍民爲武定軍是嘗爲複
名不可一也真宗廟諡武定僞蜀嘗以洋州爲武定軍
節度景祐四年四月詔以犯廟諡改爲武康軍矣不可

二也立軍經武爲一代之制而襲季世之號瀆宗廟之制在今日所當亟正焉

金版

今郊祀天地祖宗正配位皆有金版書神位以金飾木爲之如匣之制稍高博且表以字珂按典故政和六年六月甲戌宣和殿學士禮制局詳議官蔡攸言臣昨受睿言討論位版之制退攷太史局所掌見用位版皆無所稽據謹按周官有鬼神示之居則知凡祀未嘗無位旅上帝供金版則知凡位未嘗無版唯長短廣狹厚薄

之數不見于書恭攷禮文傳以經誼伏請昊天上帝位版長三尺取參天之數厚九寸取乾元用九之數廣一尺二寸取天之備數書徽號以蒼色取蒼璧之義皇地祇位版長二尺取兩地之數厚六寸取坤元用六之數廣一尺取地之成數書徽號以黃色取黃琮之義仍取周官之制皆以金爲之節又按春秋公羊周之郊祭社稷王者必立祖配也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而何休以謂匹合也無所配合則不行得主人乃止蓋郊所以明天之道也而天道未易明宜推人道

以按之詩序所以謂尊祖后稷故推以配天者如此其
配位位版在冬祀則宜與昊天上帝同制夏祀則宜與
皇地祇同制以稱尊祖以配天地之義詔從之攸之議
固無取然觀政和禮制似與今不同稽經諏律必有所
折衷而後可也

薦饗太廟

南北郊祈穀雩祀神州祿祠以宰執充樞密院官亦輪
攝事宗廟四時薦饗以宗室使相充否則以正任蓋中
興以來定制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景祐四年四

月乙丑新知樞密院事盛度言奉勅孟夏薦饗太廟已
受戒誓而有除命故事樞密不差攝行祠事詔以后廟
攝太尉趙賀代之夫以密院則不與祭以宗廟則差外
姓官皆與今日異而不復攷所以然何也

冷端甲

楊文監簡在戎監嘗得諸李尉府顯忠之族子謂甲不
經火冷砧則勁可禦矢謂之冷端遂言於朝乞下軍器
所製造時顯忠之子師尹爲知閣門事實領是官力辨
其不然文移互往復其實工人憚勞費耳時雖知其強

而無以折之。珂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慶歷元年五月甲戌太常丞直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其十二日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輒不足當矢石以朝廷之言中國之伎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專而精我漫而略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爲精好但歲久斷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焉

四路亦足以禦敵也然則此甲在祖宗朝已有之時珂

以憂去國恨不以所聞佐其說故迄今猶不能革其制

焉

愧郊錄卷第十三

愧郊錄卷第十四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九閣

熙陵篤意右文篇章翰墨隻出前代帝王之右真皇繼統首闢龍圖閣以嚴毖藏此本朝西清列閣之權輿也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太宗御製御書及典籍圖書寶瑞之物內侍三人掌之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又有御書紈扇數十其下列六閣經典閣三千三

百四十一卷史傳閣七千二百五十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五百六十一卷圖書總七百三軸卷冊瑞總閣奇瑞二十三瑞木十六眾瑞百一十三襍寶百九十五觀其初制既列經史又儲奇物亦非畀以奉奎畫然犧河觀瑞圖書爲首命名之意概可理推矣閣初建既無歲月咸平四年十一月始御是閣召近臣觀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閣之名始見于國史自是多召羣公觀書嘗語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綴緝片幅寸紉不敢失墜因

念古今圖籍多所散逸購求甚難朕在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繼英備見其事今已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所藏外又于後苑及龍圖閣並畱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深資政理莫如經術故機務之暇惟以觀書爲樂焉原其初制未嘗下詔建名如今日也景德元年十月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爲都官郎中太常丞祕閣校理戚綸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四年八月以司封郎中直祕閣龍圖閣待制杜鎬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學士因詔直學士班在

學海類編
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待制在知制詔之下竝赴內
殿起居三年七月以龍圖閣直學士杜鎬爲本閣學士
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上俸給如之九年十月以大理評
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賜金紫令
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是先置待制次置直學士
又其次置學士末乃置直閣未嘗竝建官稱如今日也
天禧四年眞皇尙御天下十一月甲戌作天章閣五年
三月戊戌天閣章成令兩街僧道具威儀教坊作樂奉
御集御書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四月召近臣館

閣三司京府官觀御書御集于閣下遂置于羣玉殿是
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玉京集三十卷授時要錄二十
四卷又取至通元年四月訖大中祥符歲中書樞密院
時政記史館日歷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爲聖政記凡一
百五十卷竝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爲九十編命中
使岑守素等主其事至是畢藏于閣竊意神筆聖文在
當時旣富籤牋臣下歸美誼應必嚴昭回之光不厭輝
映故隨時建閣旣無文謨竝列之嫌又不失尊崇之制
所以眞宗雖謙抑屢卻亦終聽之仁宗寶文閣舊名壽

昌亦自慶歷初已新厥號雖未卽正名而必藏嚴奉之意灼然可考又未嘗必竢因山之後方與陵名樂舞同時製稱謂存一朝故事如今日也天章閣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藏眞宗御製閣東曰羣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壽昌殿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爲流杯之所寶文閣在天章閣東西序羣玉蕊珠殿次北顯謨閣位置雖不見于書而元符元年二月十八日知樞密院事曾布言恭惟神宗皇帝聖學高明出于天縱中外之議謂宜卜日相地建延閣爲一代圖書之府

又權發遣提舉河東路常平等事鄧洵仁言伏見祖宗朝置龍圖天章寶文閣以藏列聖御製述作况自陛下紹隆丕烈通明先志而寶字未新徽名未揭伏望明詔有司祇循舊章亟加營建詔令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每員撰閣名五以聞攷其所陳如所謂卜日相地如所謂亟加營建要必有其所崇甯三年六月一日詔熙甯元豐功臣圖形顯謨閣旣設繪事尤足以章邃宇之高明徽猷設層宇在大觀閣閒是時百度鼎新必非虛名詔書亦明言建閣之意是皆有是書有是閣書必有閣閣

必有地亦未嘗止揭名稱以循祖宗之舊備一代典禮
如今日也還攷天聖八年十月特詔置天章閣待制是
先已有閣因設官而下詔嘉祐八年八月十二日詔以
仁宗御書藏寶文閣命翰林學士王珪撰記立石是先
有閣因藏書而下詔惟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詔哲宗
皇帝御書建閣以徽猷爲名此正下詔建名之始治平
之建寶文置官止于學士直學士待制政和六年九月
十七日始詔增置直閣大觀之建徽猷置官亦止于學
士直學士待制亦以政和六年九月十七日始詔增置

直閣惟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詔徽宗皇帝御書建閣
以敷文爲名乃備四官于一時詔書著于令此正竝建
官稱之始寶文以前皆先建閣後藏書神宗因山于元
豐之八年歷十有三年至元符元年四月十八日而顯
謨之閣始建哲宗因山于元符三年歷八年至大觀二
年二月十三日而徽猷閣始建徽宗計報于紹興七年
歷三年至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而敷文閣始建惟高
宗以淳熙十五年十月八日上仙而是年十一月九日
卽詔建煥章閣備官制故華文寶謨遂皆以爲故常祖

宗建閣皆有所可攷而見惟建炎中興稽古未皇宮殿之制皆存簡朴故西清諸閣所存者名耳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九月乙亥禮部狀準勅令討論天章閣制度尋將國朝會要檢照得卽不該載外緣日今天章等閣止是諸殿今欲乞置天章閣一所將諸閣御書御集圖籍等分作諸閣安奉候旨揮下日從本部關報都大主管所修內司天章閣官同禮部太常寺前去本閣內隨宜相度修建去處并制度申取朝廷旨揮有旨依禮部所申令臨安府修內司同共修蓋蓋是時已有龍

圖而下六閣未能備禮姑卽一所以寓不忘故迨今九閣遂皆以爲定比然則是四者要非祖宗初制隨時損益至于今而大備然當萬壽時不得崇奉奎章且有名無閣姑以備官稱末詳而本未舉名繁而實不稱亦沿襲之失也按天章閣又有侍講一官景祐四年三月甲戌詔初置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竝爲之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本官上以後不常置它閣亦不復以爲故事云

天章閣侍講班次

天章閣侍講既不再置今世考典故者多疑其在待制之次而非直閣之比以_刊考之則不然按會要慶歷四年三月以尙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賜五品服皇祐三年八月十二日知制誥兼侍講王洙言景祐中詔置天章閣侍講在本官之上內朝班著與直龍圖閣相次其職儀恩例竝與帶職官同臣時與盧士宗竝充天章閣侍講日臣以兼直龍圖閣卽得與館閣臣僚同例其盧士宗唯赴講筵供職外其餘三九園苑賜筵及非時宣召頒賜竝不預只同不帶職人例此蓋有司從初失于申明恐非朝廷優待經術之意乞自今天章閣侍講官如不兼帶館閣職名者許依直龍圖閣例赴祕閣供職宿直所冀設官典職事體一均詔天章閣侍講竝依館閣臣僚例宣詔頒賜祖宗之意惟其以尊祖爲先故不以官名而惟繫之于閣之次叙其制蓋可想自是而後學士而下各以其班列位而不以閣爲重輕推是而觀要亦非初意焉

天章閣

中興而後惟建天章一閣以藏祖宗諸閣御書見于炎興日歷紹興二十四年之詔珂固記之矣今行宮大內之後萬松嶺有地名舊天章閣蓋六龍南渡之初便有此閣寓于是閒日歷又載紹興十九年正月壬子從義郎趙子欽投進太祖御容一軸赴天章閣收奉訖詔令戶部賜絹三十匹蓋先此五年抑又可見故是年之詔所以專降旨討論此一閣典故意承平時必已有所重輕矣及考典故慶歷三年九月三日召輔臣天章閣朝

拜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熙甯五年九月辛亥編排三司帳案所言太宗尹開封日移牒三司有御筆見存詔送天章閣元豐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書言錄事孟述古編排諸房文字得莫宗藩印轉官六件文字詔送天章閣元豐八年六月十三日詔延安郡王開旌節擇日移置天章閣崇甯元年三月丁巳自天章閣遷哲宗神御于景靈西宮寶慶殿又更其殿曰重兆宣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詔天章閣崇奉祖宗神御諸色人並不許抽差夫西清列閣均以奉祖宗而天章閣正居其

學海類編 卷十四
次太宗御筆當藏龍圖英皇告勅當附寶文凡皆置之
于是閣神御之在禁中自有欽先孝思殿縱復爲原廟
亦當在首閣瑞物已藏龍圖而今天章亦有之哲宗初
嗣位藏奉藩邸旌節當是時已有三閣而摘取其中一
閣而特藏焉殆皆不容俄測豈刵建有後先制度有崇
卑特取其高明伉爽層屋連楹之多者而卽安不復計
其名耶皆未可知也前乎此對羣臣率在龍圖自慶歷
之義官制皆在焉高宗在東都以諸皇日侍九重故應
常見此制一時旨揮如諸色人既不許抽差亦必備官

設衛非它閣比扈蹕而南隨寓奉安固卽其已然之舊
而因之非有它也珂叨與班綴時閒自和甯門入趨外
朝則過其下金榜焜燿嘗獲瞻敬每欲以慶歷而來聖
意之所特屬于是閣者請益博聞之士而未能焉其它
如日紹歷興二十四年九月戊辰常朝宰執進呈禮部
太常寺猶檢會國朝會要眞宗皇帝御集于天禧五年
三月戊戌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今來實錄編次
徽宗皇帝御集欲乞于天章閣安奉候旨揮下日關牒
都大主管所前期于本閣內排辦安設施行上日可權

安奉于天章閣候修閣畢日奏告行禮蓋又不知天章本真皇閣名安奉正得其所若徽宗自有閣名要不可以此爲比也

天章閣官名

祖宗諸閣有其官而無其閣今天下侍從庶官列職者咸具焉天章閣雖巋然存而乃獨無爲學士等官者按周文忠必大二老堂襍志曰西清閣名皆主于宸文所詔天章閣祖宗朝從官人人歷學士待制之類紹興以前何嘗不除授如章誼等是也孝宗一日宣諭奉使借

官令稍新卽擬天章閣學士同僚堅執謂非臣下稱呼予謂龍圖寶文亦豈臣子事堅不從而止珂嘗攷章誼雖不曾居是官見于行狀所載然炎興以前是官實無時不除蓋不可以枚舉及詳考後來所以避而不名之意殆皆無說珂因及讀中興會要而後知事始于秦堪乳臭小子輕紊聖制祖孫相蒙襲以臆決妄議而改百餘年之典章深可太息紹興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右宣教郎新授直天章閣提點佑神觀秦堪狀近蒙恩除前件職欲乞敷奏依寄理體例以直寶文閣繫銜庶

于稱呼安便詔改直龍圖閣且列所以尊祖宗揆之以
理止當以其職稱今卽而稱其名已非朝廷之制使如
堪說則龍圖固堪之所安耶時檜方尸位耄昏百僚畏
威廷中要豈無知禮者腹非而不敢議遂使累朝官制
名公鉅儒累爲之不疑者而一旦廢而不可復重可嘆
也嘉泰甲子黃文昌由自寶謨閣學士以臺劾降兩職
法當得天章直學士徑降爲寶文蓋爲職三等矣是又
沿堪之誤云

敷文閣

紹興十年五月十一日內降詔曰恭惟徽宗皇帝躬天
縱之睿輔資以日就之聖學因而制治修禮樂恢學校
發揮典墳緝熙治具宸章奎畫發爲號令著在簡編者
煥乎若三辰之文麗天垂光賁飾羣物所以貽謀立教
作則萬世殆與詩書相表裏將加哀集崇建層閣以嚴
寶藏用傳示于永久其閣恭以敷文爲名祇適舊章宜
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以次列職備西清之咨訪爲
儒學之華寵其著于令 珂謹按典故凡建閣降詔必著
閣之所以名龍圖天章寶文乃太宗真宗仁宗在 時

所建固無詔書可攷而天聖八年十月天章置待制之
詔有曰真宗皇帝輝赫景炎丕隆寶高宗廟諱凡資禮樂之
用積成辰象之文俯近禁楹創崇層閣治平四年五月
二十八日寶文建官之詔亦曰仁祖升遐先皇纂御首
命近列論次遺文鈿局寶函未終繙錄白雲紫氣遽遂
上賓今告畢工甫將安奉則天章寶文四字具見于詔
文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九日改顯謨爲熙明閣詔曰
神宗皇帝神心經緯聖學緝熙百度維新備矣有周之
庶事四方其訓巍乎堯帝之成功言則爲文昭如雲漢

寶之垂世炳若丹青則熙明之意已章大觀二年二月
十三日建徽猷閣詔曰哲宗皇帝英文睿武沈潛無方
事天治人彰善癉惡訓迪在位攘卻四夷號令指揮若
揭日月蓋自親覽庶政一話一言罔不儀式利神考之
典故緝熙紹復著在簡編與熙甯元豐之所行相爲始
終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其哲宗閣以徽猷爲名則徽
猷之義尤著自是而下如煥章一閣淳熙十五年十一
月九日之詔有曰載稽帝世之隆無越堯章之煥華文
建閣慶元二年五月十五日之詔有曰華協堯章之煥

文光舜德之明寶謨建閣嘉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之
詔有曰寶列義圖之祕謨新禹命之承蔽之一言皆可
卽見坦明之制固應如此還考敷文則皆隱其義而無
其辭固已疑一時詞臣述作之未工及考趙彥衛雲麓
漫抄曰徽宗書閣曰敷文取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
兩階七旬有苗格以寓譏誚其刻薄不遜如此是時秦
檜當國正與珂前所書五字定制者同一意反覆互考
其無君之心蓋尤不可不誅焉

直省官

直省官爲諸府賓贊蓋不可闕然頗多猥釀濫竽者珂
嘗考典故亦有其制元祐六年八月癸巳詔直省官宰
臣廳八人執政廳以六人爲額不得額外增置夷考是
時百度修飭示儉一意端自朝廷一傳而崇觀何翅倍
蓰在今日百司率以爲仰給之地在上者亦憐而不之
汰遂不可復裁抑矣

藩邸旌節

光宗卽位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詔東宮旌節一
副降付天章閣安奉今上卽位紹熙五年閏十月九日

學海類編 卷之十四
天章等閣狀將來安奉今上皇帝藩邸旌節兩浙轉運司合行雅飾修換物件并合用朱漆青地金字牌二面一面上題寫太上皇帝藩邸旌節一面上題寫今上皇帝藩邸旌節所有牌樣製大小乞令兩浙轉運司委官赴閣計會合行換造物件候畢日同時安掛從之此蓋襲用元豐延安故事然所以奉安之制亦于此有考焉

愧郊錄卷第十四

愧郊錄卷第十五

宋 相臺岳 珂肅之撰

外戚贈王爵

國朝循漢非劉氏不王之制開基而後至于贈典亦不輕用昭憲以文母基命躬享天下之養申念外家雖深霜露之感而在東朝之日淺猶未及褒表藝祖追惟罔極孝篤因親開寶七年四月六日詔贈曾祖杜蘊太保祖遠太傅父爽太師追封三世祖妣劉氏趙氏范氏爲衛燕齊國夫人當時雖欲行冊命竟亦不果又閱再世

至于景德乃復議加贈三年正月十七日詔贈蘊太傅
遠太尉爽中書令三夫人改封安魏晉三國而已惟皇
舅贈太保甯國軍節度使審瓊贈太尉而次舅贈中書
令審進始贈京兆郡王是秋審瓊改葬陪陵特贈太師
中書令又加贈審進爲尙書令考其贈典每加審瓊一
等殆是以其存日之官品爲次序 非杜氏恩數止

于此耳元德皇后配食熙陵是生真祖其父乾州防禦
使李英母王氏雖奉冊之後亦未攷卹制逮大中祥符
元年五月二十一日始詔贈英爲檢校太尉安德軍節

度使追封常山郡王氏爲魏國太夫人蓋以帝母之貴
非常制也然贈止一代封止郡王若夫正位中宮初贈
三代則自孝明而下皆無聞惟章獻明肅肇建坤儀早
隆上眷大中祥符六年六月十一日詔贈曾祖劉維嶽
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祖右驍衛將軍延慶彰德軍
節度使檢校太尉父贈定國軍節度使兼侍郎通永興
軍節度使兼中書曾祖母宋氏吳國祖母元氏許國母
龐氏徐國竝太夫人此蓋儷極之優恩亦無徑封王之
制通之已有贈官蓋章獻爲美人德妃時已循常封贈

而致自祖以上則未有爵邑然則是時妃嬪亦無贈二代之制也仁宗嗣位章獻臨朝乾興元年三月十一日詔維嶽移鎮甯節加侍中延慶移建雄節加中書令通追封彭城郡王宋元龐改封陳衛鄆三國章惠以保毓上躬尊爲皇太妃同時贈祖楊瑄爲安州觀察使父知儼忠義軍節度使兼侍中祖母王氏河南郡君母張氏鄭國太夫人蓋雖太妃亦止及祖考焉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彰信節兼尙書令延慶鎮安節兼尙書令通爲鄭王宋元龐又改封楚韓魏三國而

外戚追封一字王之制始見于此夷考其時仁宗以母事章獻孝聞天下慶節則朝北面饗廟則冠儀天皆非平時之禮而通之名又頒之四海上書奏事科舉程文避之如宗廟改通判爲同判州郡之名如通利軍之類亦莫不改尊之至矣則以命珪荒鄭履要豈後日之所可援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又詔加贈維嶽天平節兼尙書令延慶彰化節許國公通開府魏王宋元龐爲安齊晉三國是徹國爲公之始也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又詔加贈維嶽燕國公延慶開府通兼中書令宋元龐爲魯

越秦三國是終章獻垂衣之世二代止于國公祖妣止于國夫人郭后爲仁宗嫡后受冊之初正昏饋盥薦之禮所謂贈曾祖中書令郭崇爲尙書令兼中書令贈祖左千牛衛大將軍守璘爲甯國軍節度使太尉贈父崇儀副使允恭爲安國軍節度使太傅三世妣鄭李杜爲燕岐安國太夫人見于天聖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之詔者此嫡后受冊之典故也章懿爲仁宗之母追冊之後因李用和有言玉牒取索而後加贈所謂贈曾祖太子少傅李應己爲太傅贈祖太子少師延嗣爲太師贈父

秦甫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仁德爲尙書令兼中書令三世妣沈汪董爲蔡徐陳國太夫人繼見于景祐三年七月五日之詔者此母后追冊之典故也惟慈聖光獻以元勲之門來嬪帝室景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初贈祖尙書令冀武惠王曹彬爲魯王蓋其先自以佐命拓國已啓茅土之封所以示寵者易地升國而已其他如贈曾祖太師尙書令萊國公芸爲安國公贈父虞部員外郎玘爲特進太傅兼侍中曾祖妣張韓祖妣高唐劉秦國舒國燕國母馮徐國亦無異數溫成席寵父堯封

欲開王封仁宗頹慰公議至和元年六月十三日追封皇后父玘爲東海郡王堯封爲清河郡王此后父贈王爵之始也而亦止于郡神宗篤慶壽擁佑之恩治平四年初紹大統二月十三日亟詔加贈太皇太后曾祖芸祖彬父玘皆爲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王鄧唐韓三國此祖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慶壽在御既久歲時賙恩加荒大國宣仁聖烈后之曾祖高烈武瓊固太平景德勲臣功在彝鼎與曹武惠彬和伯仲神宗不得獨異熙甯元年初封瓊爲大甯羣王而祖繼勲父遵甫仍未得封

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又進瓊爲宗王馴至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又偕曹氏褒贈而瓊封魯繼勲封許遵甫封衛此母后三代封王之始也是時欽聖憲肅以故相向文簡敏中之家覩大作合三公皆國朝元勲名相事體略同而是年同日敕詔曾祖敏中增秦國公祖傳亮兼尙書令惟父經得封河州郡王猶循用至和故事不敢少越哲宗襲尊號宣仁垂簾欽聖遂視寶慈舊比敏中王文安郡傳亮公韓國經王益國敏中之所以先傳亮而得王正以勲德比曹高非以它也元祐四年敏中遂王

定傳亮王衛經王秦三代始皆封王雖歷崇觀政宣之
世封爵稍過差而昭慈聖獻昭懷顯恭顯肅諸后家皆
無此制建炎中興憲節從狩漢北高宗以元妃之重已
正椒塗紹興元年后母熊氏上遺表陳請皇后受冊當
時未曾加恩上諭輔臣曰朕于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
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皇后家等前此官邢氏中外
親已減于韋氏矣今祈請不已于是詔特贈后父慶遠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邢煥爲少師追封嘉國公聖
慮深微可法萬世還攷宣和母后之家是爲顯仁后自

紹興十年九月十日詔皇太后曾祖郊社齋郎贈太師
岐國公韋舜臣追封雍國公會祖母唐國夫人段氏贈
楚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新平郡王子華追封安康郡
王祖母漢國夫人杜氏贈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豫
王安禮追封魯王母益國夫人宋氏贈秦國夫人至十
二年四月五日又詔皇太后曾祖韋舜臣追封惠王祖
子華追封德王而三世始畢王矣猶自正號之後歷十
有五年而敘進歷郡若國自公而王不少躡等秦檜當
國掩建炎聖謨之懿十三年四月二日立后五月十六

日初詔封憲節后曾祖右監門衛將軍贈太傅邢允迪
爲恭王祖中奉大夫贈太師宗賢爲永王父慶遠軍節
度使醴泉觀使贈太師楚國公煥爲安王至二十七日
遂詔封皇后故曾祖贈太子太保吳文誠恭王祖贈太
子太傅從亨和王父武翼郎贈太子太師近榮王后族
以初受冊恩不俟褒贈極品三代卽正王爵至是始見
之憲節追褒蓋示肇端檜之意可考矣成穆在孝宗朝
追冊曾祖西京左藏庫副使贈開府儀同三司郭若節
祖奉直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直卿同贈東宮保傅成

恭登配曾祖儒林郎吉州吉水縣主簿贈太子少保夏
令吉祖贈太子少傅毅父贈太子少師協同贈三少見
于隆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二年二月十七日之詔者
亦不皆得王封也成肅以淳熙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立
而十一月十六日遂封曾祖贈太保謝忠正爲永王祖
贈太傅慶祖爲和王父贈太師甯爲惠王卽用紹興近
制紹熙慈懿慶元恭淑兩家初受冊贈典止于循進逾
年乃王然亦徧三代矣如新興郡王吳益大甯郡王吳
益于憲聖屬爲昆弟亦得正一字之封云

贈官不改國

封國以小大加進或乞不改封則仍舊惟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詔皇太后曾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之誠特追封秦王曾祖母秦魏國夫人王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祖贈太師追封秦王吳從亨特追封秦王祖母秦魏國夫人劉氏特贈秦魏國夫人父贈太師追封秦王吳近特追封秦王母秦魏國夫人張氏特贈秦魏國夫人三代國名皆不少更而亦以爲贈典前無此比也吳氏在高宗朝紹興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嘗詔皇后曾祖

母祖母母竝已贈吳國夫人本家乞不改贈俾仍故封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皇后故曾祖贈太師追封恭王吳文誠追封慶王祖贈太師追封華王從亨追封吳王父已追封吳王本家乞不改封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詔慶王吳文誠追封吳王蓋歷三封不改於是三代皆吳國矣與今追封之意蓋同出一家世爵之願非常典也

鎖小殿子

周文忠必大玉堂雜記曰中興後凡除拜節鉞以上多

由中書進熟狀院吏云鎖中左者文臣也右選者武臣也逐房臨時呼院吏取索是以知之惟草后妃太子宰相麻則不容知快行數十輩來宣召云鎖小殿子既至便殿上服帽帶諭以除授之意御前列金器如硯匣壓尺筆格糊版水滴之屬幾二百兩既書除目隨以賜之隆興初猶用此例乾道以後止設常筆硯而已退則有旨打造不及例賜牌子金百兩立后升儲倍之珂按此制非中興後在承平時已有之蔡條鐵圍山叢談曰國朝之制立后建儲命相於是天子親御內東門小殿召

見翰林學士面諭旨意迺鎖院草制付外施行其他除拜但廟堂僉議進呈事得允然後中書入熟狀第使御藥院內侍一員持中書熟狀內降封出宣押當直學士入鎖院竟乃以內降付之俾草制而已故相位有缺則中外側耳聳聽一報供張小殿子必知天子御內殿者迺命相矣太上自卽位以來允深考孝宗廟諱雖九禁至密亦不得預知獨自語學士以姓名而命之也及晚歲雖倦萬幾然每命相猶自擇日在宣和殿扎其姓名于小幅紙緘封垂于玉柱斧子上俾小璫持之導駕于

前自內中出至小殿子見學士始啓封焉然則小殿子
又當在內東門今所紀惟于便殿則南渡草創蓋惟存
其名意而已不必盡合舊制也

國初宮禁節料錢

內藏有取會之禁宮禁好賜之制外廷莫得而知凡今
歲時士庶家以錢分遺家人輩目曰節料或歲正冬節
縱之呼博目曰雜劇習尙已久亦不究所由始珂嘗讀
蔡條鐵圍山叢談而後知國初蓋已有之藝祖艱難造
邦示儉一意雖千萬世猶可拜而仰也謹備錄條之言

曰副車弟嘗得太祖賜名詔一以藏之詔曰朕親提六
師問罪上黨末又曰今七夕節在近錢三貫與娘娘充
雜劇錢五百與皇后七百與妗子充節料問罪上黨者
國初征李筠時也娘娘卽昭憲杜皇后也皇后卽孝明
王皇后也副車蓋條謂其弟肇尙徽宗女茂德帝姬云
赦宥之數

藝祖在位十九年大赦一郊赦四曲赦三德音六太宗
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耕籍星變冊皇太子之赦
凡九德音十四眞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及封禪祀汾

學海類編 卷之五
陰聖祖降恭謝上聖號之赦凡六郊及罷兵得兩上聖
祖號冊皇太子御樓泛赦凡十二常赦九德音十四仁
宗在位四十一年大赦一郊及恭謝明堂籍田拾享母
后不豫星變之赦凡十七常赦七德音十二英宗在位
四年大赦一郊及冊皇太子之赦二德音三神宗在位
十八年大赦一郊及明堂星變神御殿成年穀屢豐冊
皇太子之赦凡十曲赦二德音十七哲宗在位十五年
大赦一郊及明堂祖后不豫星變之赦凡七德音十徽
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一兩郊明堂受寶圭定鼎謁原

廟皇子生復熙豐制度收復燕雲之赦凡二十五常赦
十四德音二十七欽宗在位一年大赦及講和之赦二
德音一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大赦一郊及明堂皇太子
生復辟星變復河南母后不豫梓宮未歸之赦十九常
赦四德音十七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大赦一郊及明堂
皇太子慶壽之赦十四德音二光宗在位五年大赦一
郊及聖父不豫之赦凡二略計建隆庚申以及紹熙甲
寅凡二百三十有四年凡三百有一赦實肇于趙韓王
普其仁如天之對其一言興邦之比歟

祖宗朝田米值

承平時錢重物輕本業具舉故粒米狼戾之價與今率不侔而田之直亦隨以翔庫柯按李文簡燾續通鑑長編熙甯二年十一月壬午御邇英閣進讀通鑑畢賜坐司馬光呂惠卿議青苗事司馬光曰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戍兵甚眾命和糴粮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眾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飢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

爲膏肓之疾又熙甯八年八月戊午中書進呈戶房乞下兩浙提舉水利及轉運司各差官定驗兩浙興修水利不當事呂惠卿曰臣等有田在蘇州一貫錢典得一畝田歲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僅如兩歲一收上田得米三斗斗五十錢不過直百五十錢而今修堤岸所率每畝二百錢有千畝錢卽出二百千如何拚得觀太平興國至熙甯止百餘年熙甯至今亦止百餘年田價米價乃十百倍徒如此今蘇湖閒上田每歲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計亦止得八斗如江鄉田上色可收穀四

石卻可得主租二石春而爲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見也稅尤重計所得猶不及五六斗耳尋常一縣丞下鄉點視陂塘已不翅畝費二百而當時已嘆其重今乃反以爲輕耶可爲永嘸

潛藩節鎮

紹興八年十月甲戌右僕射趙鼎罷爲忠武節度知紹興府議者謂故事當帶檢校官且忠武乃神宗皇帝潛藩乃貼麻授檢校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徙知泉州珂按南渡以後除節鎮犯潛邸名者不可縷數近世李儀同孝友建奏甯節亦同高宗舊鎮蓋失于辭于理固不可用也

官稱不避曹司

凡今世避家諱者不避嫌名雖著于令初無官曹官稱之別珂按唐書賈會傳父名言忠睿宗時擢中書舍人以父嫌名不拜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曾固辭議者謂中書乃曹司非官稱嫌名在禮不諱乃就職然則中書者曹司也舍人者官稱也又有差別輕重唐人最重諱而所言乃如此與今制尤不同云

愧郊錄卷第十五終



